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五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吳治昆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五十五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武勇一　軍吏人賊二

交戰敘書三　犒士四

虜掠五　殿六

兵塵七　間諜八

烽候九　斥候十

行人十一　獻捷十二

旋軍十三　軍勝十四

武勇一　力士　驍士附

白引重鼎不程其力　共用之謂勇死國用也死而不義非勇也　賈予餘勇齊高子曰欲勇者賈予餘勇　斷布主人懸布秦堇父登之及堞而絶之墜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布以徇于軍三日　先鳴州綽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二子殖綽郭最　勇爵齊莊公為勇爵注設爵命勇士也殖綽郭最欲與焉注自以為勇也

訓勇力之士時使車右訓之傳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魏犨束胷見使

者搏人以投中車折軾（叔山冉）子期曰吾以力事君不可以不然抉豫樟殺人而後死（豫樟大木名）烏獲舉千鈞力聞諸侯　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論語）罔水行舟扛鼎欒氏之力臣（曰督戎）有力如虎（詩）募敢死之士（漢云）斬將搴旗拔山（項羽有拔山之力）投石（甘延壽字君況拔距投石絕於等倫也）嘗超踰羽林亭樓（甘延壽試弁超踰為期）張膽（陳涉勇甚）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傳）景詔曰不患無勇患其暴　材官（有材力者）角抵（角力相抵）哀帝時覽弁射武戲（皮弁而射角力為武戲）周勃材官引彊（彊弩也）

申屠嘉以材官蹶張足踏弩曰蹶張力稱烏獲捷言慶忌相如諫獵佚材 陳湯沉勇 飛將李廣驍勇匈奴號曰飛將 拔獸翦晉桓石虔材幹趫捷從父在荊州獵圍猛獸被箭而伏諸將戲令拔箭因而前拔得一箭獸跳虔亦跳高於獸獸伏復拔一箭從伯父溫入關叔父沖為苻健圍垂沒之次虔躍馬赴之拔沖於二萬人中 大勇不忮莊子言無往不慎 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狼瞫之言也見左傳 水行不避蛟龍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獵夫之勇也白刃相交視死如歸烈士之勇也莊子 唯力是視 挾輈潁考叔 輦重秦堇父 素厲空猛也 方剛 好勇疾貧亂也 伉健子曰由之勇賢於

丘然不能怯家語射石沒羽李廣夜見石如虎射之沒羽後知其石射不復入義勇冠三軍韓延壽絕臏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絕臏而死秦人殺孟說云云犖投盖於稷門亓盪冉於陸地孔拔箭斷膚殊死前闘王難得收京師方戰塵下士失馬難得馳救矢著眉披膚郭日乃拔箭斷膚殊死前闘血濺面不已帝嘉之禽生斬馘辛雲京世為將家有膽決以禽生斬馘常冠軍轅門二龍烏承玼與族兄承恩皆為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其勇無比唐瓘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覘瓘后問馬對曰洪原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臣願識之后嗟異萬人敵李晟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讙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冠軍渾瑊從朔方節度使張齊邱破

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

矛矢在手前無彊敵 史敬奉㾬陋類不勝衣其走逐奔馬挾鞍勒以上而後羈帶之矛矢在手前無彊敵

雄邊 同上與鳳翔將野詩良輔及郝玭皆以名雄邊

趫雄自奮 范君璋以趫雄自奮

義而勇 裴度帝問諸將才否度對李光顏義而勇當有成功不三日光顏破時曲兵

段志玄 從討王世充深入馬跌為賊擒兩騎夾持其髻將度洛志玄忽騰而上二人者俱墜於是奪其馬馳歸尾騎數百不敢近

身先鋒鏖陣 秦叔寶從討世充建德黑闥三盜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無堅對

躍馬挺槍 每敵有驍將銳士震燿出入以夸眾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槍刺於萬眾中莫不如志

力敵數人 五代長從簡事晉為軍校力敵數人善用槊

杜伏威 煬帝遣右禦衛將軍陳稜以精兵討之伏威迎出挑戰稜軍射中其額伏威怒曰不

殺汝矢不拔遂馳入稜陣大呼衝擊衆披靡獲所射將使拔箭已斬之攜其首入稜軍示之又殺數十人

膂力絕人 王雄誕少彊果膂力絕人

勇蓋三軍 薛萬鈞從李靖討吐谷渾軍次青海與虜遇萬鈞單騎馳突無敢當者還語諸將曰賊易與復馳進擊斬數千級勇蓋三軍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鈞曰虜且来俄而虜至萬鈞直前斬其將衆遂潰

勇決 楊恭仁楊玄感叛詔率兵經畧與屈突通追獲賊煬帝詔見曰比聞與賊戰尤力向但知卿奉法而乃勇決如此朕用自媿

着白衣自標顯 薛仁貴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倚山結屯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着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軍乘之賊遂奔潰

擢驍勇付閫外事 師還帝謂曰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

用兵臨大敵益壯 薛訥

敢毅石雄少為牙校敢毅善戰氣蓋軍中

尚材武有崖岸李珙者世儒家珙獨尚材武有崖岸

天資票健李光顏葛旃少教以騎射每嘆其天資票健已所不逮

膂力絕衆李嗣業

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祠北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

中流矢臥帳中聞金鼓聲瘡潰卒與子儀等圍相州師老諸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為諸軍冠中流矢臥帳中方愈忽聞金鼓聲知與賊戰大呼瘡潰血流數升卒謚曰忠勇云

請以勇士二萬椎鋒史思明傳代宗召南北軍諸將問所以討賊計右金吾大將軍薛景仙曰我若不勝請以勇士二萬椎鋒帝曰壯矣

衆畏其勇陳利貞朱泚反利貞及張挺芝所統士衆幽薊河隴人故與挺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

亦從為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劍當軍門大譟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勇乃止

曲環 資勇敢善騎射

持陌刀重十五斤 張興為饒陽裨將史思明引衆傅城興擐甲持陌刀重十五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輙數人死賊皆氣懾

左車 哥舒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膂力聞翰工用槍追及賊擬槍於肩比之賊反顧翰刺其喉剔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即下馬斬其首以為常

號為擒生踏伏 安金全為人驍果工騎射號為擒生踏伏為晉驍將

飲醑奮檛馳騎 明宗名嗣源梁晉相拒於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為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翌日歸吾廐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引鍾飲醑奮檛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梁兵敗以功拜代州刺史本紀

善用鐵槍重三十斤 王敬

堯為人狀貌魁傑而沉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勇出諸將**劉知俊姿貌雄傑能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五代史**拔箭反射賊**張歸霸張暉軍赤岡以騎挑戰矢中歸霸拔箭反射賊矢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邱望見甚壯之**臨敵務以身先**王景仁為將驍勇剛悍質畧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壯之五代史**思奮**柳宗元方城銜勇韜刀日思奮殛**世傳崆峒勇氣激金風壯**李白詩**其勇無前**劉仁軌等以兵開定四夷其勇無前贊**令殿前乘馬挾矛作刺賊狀**王難得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恃趫敏乘名馬寶鈿鞍畧陣挑戰甚閑暇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驟馬馳支都不暇鬭直斬其首玄宗壯其果名見令殿前乘馬挾矛作刺賊狀帝大悦賜錦袍金帶**舞刀立馬上**裴旻嘗與幽州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

刀立馬上矢四集皆迎刀而斷奚大驚引去

牧馬襄陵道旁 五代氏叔琮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三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為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為有伏兵乃退屯于蕭縣

單車入賊二 敵不相疑附

白龔遂 漢書遂字少卿渤海賊盜並起拜遂為太守遂未至郡先以書諭勑非執弓矢者不得執以為賊單車至郡盜遂清平

推赤心 後漢世祖降銅馬封渠帥為列侯降者猶不安世祖輕騎按行吏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相投死也

更生之辰 後廣陵賊張嬰衆數萬殺刺史以張綱為太守單車之職徑造嬰壘諭以禍福嬰泣曰更生之辰所部並面縛歸降也

入賊家拜妻子

魏張遼圍昌豨豨欲與遼語詐降遼單身上三公山入
豨賊家拜妻子豨隨詣太祖太祖遣責遼曰此非將法
遼曰以明公威信著四海 杜畿拜河東 河東民衛固謀
遼奉聖旨必不敢害爾 逆荀彧舉杜畿
為太守請單車往 遣敵藥 羊祜事見 欒鍼遺子重酒 注
出不意固伏誅 示信門 具
下叙 單車之官 趙喜伯陽時江南未通以喜為簡陽侯
舊門 相不肯受兵單車之部吏欲不納喜示
威信乃悉 又 魏裴潛字文行拜代郡郡大亂有烏桓大
降于喜 人專制潛單車之郡單于驚喜潛安撫之
孔單騎造壘門 王雄誕蘇賊聞人遂安據昆山無所屬
杜伏威使討之雄誕以邑險而完攻之
引日遂單騎造壘門陳國威 詣營說豪帥 李大亮秦王
靈因開曉禍福遂安即降 行北境頃之
胡賊大至大亮度不能拒乃單馬詣營說
豪帥為分別禍福賊衆感服遂相率降 單馬進殺數

百人 王忠嗣吐蕃大出欲取當新城晨壓官軍陣衆不敵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數百人

身至壁撫諭 裴懷古始安賊歐陽倩衆數萬剽沒州縣以懷古為桂州都督招慰討擊使未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為吏侵而反懷古知其誠以為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或曰獠夷難親備之且不信況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明況裔人耶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

單騎見虜 郭子儀懷恩盡說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等三十萬掠涇邠躪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子儀將出左右諫戎狄野心不可信子儀曰虜衆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至誠左右請以騎五百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虜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出免冑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忘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

交戰敘舊 三

白商鞅請與魏公子卯飲 見軍詐門 魏祖韓遂 魏曹公馬超韓遂戰潼關請與公相見遂與公同歲孝廉又與遂輩至期交語移時不及軍事說京都故舊撫手歡笑既罷超問遂曹公何言遂曰無言超疑之 關侯徐晃 後漢關侯與徐晃相愛及為將相距遥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宣令曰得關侯賜金千斤侯曰是何言語曰是國事也 欒鍼遺子重酒 晉與楚戰于鄢陵欒鍼使執榼承飲楚令尹子重子重曰夫子常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易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鼓 復孔舊部 闞稜輔公祏反稜與南討青山之戰與陳正道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衆曰不識我耶何敢戰其徒多稜舊部氣遂索至有拜者 笑語如平生歡 李全忠因使招朱瑾朱瑾領精騎隔

池笑語如平生歡乃使將胡規偽送款欲得凡瓊射上符竹節全節不入虞瑾伏壯士橋下瓊單騎至方交語士突起擒瓊以入斬其首棄城下汴軍大震全忠恚數日乃去本傳

問事胡幾何 張巡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曰二朞巡曰君祖父官乎曰然君世受官食天子粟奈何從賊關弓與我確懷忠曰不然我昔為將數死戰竟歿賊此殆天也巡曰自古悖逆終夷滅一日事平君父母妻子並誅何忍為此懷忠掩涕去俄率其黨數十人降

犒師四

白鄭商人弦高 傳秦人襲鄭鄭商人弦高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不腆敝邑敢犒從者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齊伐魯使展喜以膏沐犒師 以義服明且不賂免

也

武王伐商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之孟子

孔乏之春服王紹為祖庸判官時李希烈阻兵江淮輸物留梗德宗已西狩乃督輕貨趣間道走洋州紹先見帝行在帝勞之曰吾軍乏春服朕且衣裘奈何紹流涕曰紹遣臣貢奉無慮五十萬當即至帝曰道回遠經費方急何可望邪後五日繼至由是紓難

置酒饗士竇建德高士達留建德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饗士建德聞曰東海公未捷遽自矜大禍至不日矣

為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則以沙參粒突厥序

發家錢頒士卒田布拜魏博節度使發家財頒士卒

出愛妾殺以大饗張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巡出愛妾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少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而坐視士饑乃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煑鎧弩以食

以女賣直

為衆士費 張任本為澤潞將守臨洛田悅攻之乘城固守累月士死亡且盡救不至任悉名部將立軍門命女出徧御因曰諸君戰良苦吾無貲為賞願以是女賣直為衆士一日費士皆哭曰請死戰

掛甲御甲錢 五代李守貞其始發軍也有賜賚曰掛甲錢班師又加賞勞曰御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

作糜粥鋪亡卒 王敬蕘梁兵攻吳龎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士卒饑凍敬蕘乃沿淮積薪為燎為作糜粥鋪之亡卒多賴以全活五代史

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 李絳田興以魏博聽命絳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太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萬衆朞歲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于費今與天挺忠義首變汙俗破兩河之汙可嗇小費隳大機事哉從之

虜掠五　不虜掠還生口附

白晁錯上疏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半與之縣官為贖如此則邑里相救赴難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利其財也上從之虜獲陳湯貪斬郅支所虜獲入室多不法司隸移書於道禁暴秋毫不犯高祖入關時賜繡被後漢世祖至井陘問諸將所掠李忠獨無所掠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賜之還生口後漢武威太守孟威云宜還生口衣安日還之示中國優貸也又种暠景伯為度遼將軍有生口見獲悲遣之羌胡乃來降夷俘執訊獲醜訊馘嫁生口華歆得嫁生出口孫咸曰施舍自出入居孥戮之家國刑所屬歆當公言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為君子也折馘執俘楚攝叔致師見上注虜魏王豹韓信係虜累囚囚虜見用

韓信克趙得李左車問以計策後封廣武君 又 太史慈為孫策所執問以進取也 又 管仲至棠阜鮑叔釋縛

季康子伐邾師晝掠 傳 吳漢平公孫述放兵大掠 焚述宮室帝聞譴漢及其副將劉向曰使人既伏孩子老母以萬數一旦縱火放兵人聞莫不酸鼻 遂伐三艘俘厥寶玉 書

孔野無所掠 王世充大業十年齊賊孟讓轉寇諸郡至盱眙世充拒之時百姓皆入保野無所掠讓衆餒

散失奇寶 李靖御史大夫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帝名讓之靖無所辯

暴掠放肆 范希乾還振武節度使部有兇項室韋雜居暴掠放肆日入匿作謂之刮城門希乾度要害置屯保斥邏嚴密鄙民以安

盡還所剽於民 張萬福許杲過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討未至杲為其將康自勸所遂循淮鈔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免者

十三盡還所剽於民**斷腕取金**崔光遠節度劒南會段子璋反李奐敗走成都光遠進討平之然不能禁士卒剽掠士女至斷腕取金者夷殺數千人**參圍一空**李守貞普兵素驕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參圍而守貞重威為將一空至於草木皆盡五代史**四出侵暴**韓愈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眥瘥一空**李訓舒元輿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搒笞急乃自署反狀詔出衛騎千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捕涯訓等第兵遂大掠入黎植羅讓渾鐬胡証等家及賈眈廟眥瘥一空兩省印簿書槪持去**大掠居人**鄧景山劉展反因引平盧節度副使田神功討展神功兵至揚州大掠居人伐冢墓大食波斯賈胡死者數千人**士多鹵掠**李光弼急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所過剽**

奪魯炅與史思明戰安陽王師不利炅中流矢輙奔諸節度潰去所過剽奪而炅軍尤甚

殿 六

白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論語大車塞隧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注沙衛奄人故辱國子殿國師齊之辱也見上注探簡後漢鄧禹仲華赤眉至人憚為後拒禹書諸將名於竹簡著筒中令探簡張宗曰豈辭難就逸遂破赤眉斷後將蜀志自斷後敗魏志云張繡追太祖自斷後敗繡太祖張飛拒後蜀志曹公追先主張飛拒後瞋目横矛曰是張翼德可來決死衆莫敢前孔以五百騎殿李光弼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

百騎以下軍殿李愬率中軍三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戍

殲其車師後部百夫之敵萬人之特屬於車師後部以殿銅柱張說郭元振碑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步軍三千以殿其後段文昌平淮西碑

劒南列將分統之哥舒翰傳祿山反或説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若留卒三萬守關悉精銳渡淮水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思禮亦勸翰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即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劒南列將分統之又募萬人屯灞上使腹心杜乾運為帥

以萬二千人為殿康延孝繼岌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為殿五代史

以衆殿輔公祏李子通據江都杜伏威使公祏以精兵數千渡江擊之子通拒戰衆十倍銳甚公祏選甲士

千人操長刀居前別以千人隨之公祐以衆殿戰于霍山梁兵敗走王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霍存從攻潞州與晉人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為其殿晉人却遂東攻魏取淇門殺三千人五代史

兵灋七

白國語兵建旗提鼓挾經經兵書也魏公子七畧史記魏公子無忌威名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也魏公子七畧信陵君也司馬兵灋閎闊深遠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闊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足以統其義如其文襍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乎蹴鞠李將軍射法蹴鞠三十五篇六韜太公黃石公授張良素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良視之

乃太公兵法不學武帝欲教霍去病學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爾不在學古兵法權謀者以政寄國以權用兵先計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也兵形勢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向變化死生常以輕疾制敵也南楚兵濾七篇蚩尤二篇見呂刑鯀叙二篇七畧作由余丁子一篇項生一篇太一兵濾天一鬼容區黄帝官鬼臾區有書三篇圖一卷依託萇弘十五篇五勝五行相勝兵技巧十三家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闗以立攻守之勝魏太祖自作兵濾十萬言諸侯征伐以新書從事教婦人具軍政令門金版莊子曰縱説則以金版注太公謀術謀國政事

孔武不可玩玩則無震蕭俛進門下侍郎吐蕃寇涇州調兵護邊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夫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小不忍輕任干戈師曲而敵怨非徒不勝又將自危帝重其言

喜兵灋樊澤有武力喜兵法議者謂有將帥器嘗名對延英德宗善其論兵與我意合

盡畀以術裴行儉蘇定方為大將軍謂曰吾用兵世無可教者今子也賢乃盡畀以術

可與語孫吳李靖其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歎曰可與語孫吳者非斯人而誰哉

灋有攻其必救馬燧田悅反兼魏博招討使抱真先問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戰利速兵善於致人今悅與淄青恒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吾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趣

魏以破之皆曰善

應對蠭起王忠嗣雄毅寡言有武畧上與論兵應對蠭起帝器之曰後日爾為良將

曉兵術魏元忠江融曉兵術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

喜讀鬼谷兵家諸書王廷湊

喜縱橫孫吳術呂恭

好讀閫外春秋郭威隸從馬直威好讀閫外春秋畧知兵法五代史

兵灋本人情陸贄奏議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畧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之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

為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裴行儉

廊廟之士耻言韜畧唐自大中以來以兵為戲者久矣廊廟之士恥言韜畧以櫜鞬為凶物以鈐畧為凶夫就有如盧潘薛能者自為粗材一旦宇內煙塵飇起遽以褒衣博帶令狎燕

領虎頭足以取敗北夢瑣言

敬翔見太祖太祖問曰 閒子讀春秋春秋所記何等事翔曰諸侯戰爭之事爾太祖曰其用兵之法可以為吾之用乎翔曰兵者應變出奇以取勝春秋古法不可用於今太祖大喜五代史

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 謝彦章葛從周養以為予授之兵法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彦章盡得之本傳

攟摭評議無遺策 取其書觀之始自黃帝伏蚩尤至於隋氏平江南語春秋戰國事最備磅礴上下數千年間其攟摭評議無遺策劉禹錫魏生兵要

用春秋戰灋 房琯用春秋戰法以車三千乘繚營騎步夾之琯自負以天下為己任然用兵非所長

舉孫吳倜儻善兵灋科 馬燧父季龍

兵之隱微不以示 侯君集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

示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破胡必用龍韜策卸甲應將熊耳齊李白送鄭灌詩兵灋五十家爾腹為篋笥杜甫送從弟詩更學兵書戰策馬燧與諸兄學輟策歎曰丈夫當以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沈勇多算

間諜八　探刺附

白奏諜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晉侯圍原諜出曰原將降矣晉人之覘宋者歸曰宋未可伐陽門介夫死子罕哭之哀國人悅之孔子曰善哉覘國乎傳覘國見上邦汋周禮司士掌士之八成一日邦汋讀為酌盜取國之密事若今探決范宣子

數騎支曰言語漏泄則職汝之由 漏師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三巡數之楚師伐絞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諜告曰楚幕有烏齊諜曰齊人將遁 多間諜史趙將李牧居鴈門女謹烽火多為間諜

陵漢書淮南王使女陵詗長安中詗侯伺者 伏聽衛青捕伏聽者伏於隱處聽軍朽政反

之虛實也 孔李晟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馬燧渾瑊爾不去之必為吾患即遣使委辭因燧請和上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名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 諜者反效

以情李愬舊令敢舍諜者族愬開其令一切撫之故諜者反效以情愬盡悉賊虛實 詐為書若

同亂者渾瑊崔寧領朔方名為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中李希烈詐為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謀用不疑更賜良馬錦幣

行反間伊謹以江西牙兵屬李希烈希烈愛其材數饋遺欲縻止之卒以計免明年希烈果反嗣曹王皋至鍾陵得而壯之拔為大將希烈恐為皋所得遺以七屬甲詐為謹書行反間帝遣使斬之皋表列其誣

移書還諜蘇頲檢校益州大都督攜州蠻苴院與吐蕃連謀入冦獲諜者吏請討之頲不聽移書還其諜曰母得爾苴院羞悔不敢侵邊

善刺軍中情偽王鍔嗣曹王皋節度江西表為江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都虞候鍔小心善刺軍中情偽事無細大皋悉知之因推以腹心

諜軍虛實朱瑄留僕州全忠令友裕馳壯騎諜軍虛實旦將而北會瑄引還縱兵戰全忠南走絕塹去幾不脫

遣諜者入軍中高仁厚初事劍南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為營使會卬州賊阡能衆數萬略

諸縣列壁數十涪州刺史韓秀昇等亂峽中韓求反蜀州諸將不能定敬瑄召仁厚還使督兵四討屯求安阡能遣諜者入軍中吏執以獻諜自言父母妻子囚於賊約不得軍虛實且死仁厚哀之曰為我執賊明日我且戰有能釋甲迎我者署背曰歸順皆得復農矣縱諜去

禽其諜數十人

崔義玄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義玄自統衆繼之至下淮戍禽其諜數十人

提輕兵斂旗鼓

李光弼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賊方飯襲殺之且盡

釋縛飯飲之遣還

李晟邏士得姚令言崔宣諜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還敕曰為我謝令公等善為賊守勿不忠示泚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

謳吟思歸

李光弼史思明使諜宣言賊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朝恩信然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

詗刺中國

張仲武回鶻常有酋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詗刺中國仲武

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三部執諜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諜因逗遛不遣人馬多病死

以玉帶與諜者

安重誨少事明宗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而明宗難之其後戶部尚書李鏻得吳諜者言徐知誥欲舉吳國以稱藩願得安公一言以為信鏻即引諜者見重誨重誨大喜以為然乃以玉帶與諜者使遺知誥為信其直千緡初不以其事聞其後逾年知誥之問不至始奏貶鏻行軍司馬

夫用間以間人

人亦用間以間己彼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為不覺舍其厚利而善啗之微以我偽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即我之所須為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而為實我則乘其敝而得其志矣通典

悉視城中虛實

五代劉鄩傳梁

已破朱瑾以葛從周為兖州節度使從周將兵在外鄆乃使人負油鬻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鄆乃以步兵五百從水竇入襲破之

間之道有五焉

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祕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通典

若敵有寵嬖

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帥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夸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問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偽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遺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暮令使獨與己伴居我遣聰明者潛於複壁中聽所間使既遲違恐彼怪責

必是竊論心事我知

計遣使而用之同上

烽候九

白舉烽史魏公子無忌與魏王方博舉烽言趙寇至王懼釋博公子曰趙王獵爾非為寇也烽舉

燧燔論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而馳荷兵而走唯恐居後僞烽幽王與諸侯約有急則舉烽既而諸侯兵至無寇褒姒乃大笑後犬戎來伐幽王舉烽烽諸侯以為僞皆不至遂滅周斬褒姒烽

火通於甘泉長安匈奴大入灌火滅烽後漢祭彤撫夷狄以恩信論曰政移狄俗乃卧鼓邊庭灌火滅

烽於幽障也嚴烽候崔寔為五原守嚴燧候寇不敢犯字子真去烽火候

望种暠為度遼將軍先宣恩信羌來降服乃去烽火候望也乘山舉火魏志孫權故江夏太守遣

持書御史荀禹勞邉禹發所經縣兵乘山舉火權乃退也

孔築烽堡 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斷山浚塹選巖要地築烽堡

遠烽偵 李元諒加檢討尚書左僕射更節度隴右治良原築連弩臺遠烽偵為守備進據勢勝列新壁虜至無所掠戰又輒北

置烽候 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於牛頭廟邪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萬計減鎮兵數萬

斥地置烽七十所 黑齒常之拜河源道經畧大使因建言河源當賊衝乃斥地置烽七十所

列炬營中 垂拱中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兩井常之忽與賊遇賊騎三千方擐甲常之見其囂以二百騎突之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若烽燧然會風起賊疑救至遂夜遁

復修把頭七十烽 畢諴為邠寧節度遷河東河東尤近胡復修把頭七十烽謹候虜寇不敢入

謹烽燧

鄭偁中宗時歷右補闕默啜入敗沙吒忠義詔百官陳破賊勝策偁上疏以為擇邊州刺史謹烽燧以備守

燎烽王承元徙鳳翔節度鄜左百賈州聚巽時為虜剽敓至燎烽相警承元版堞繚之人乃告安

邏堞傳烽劉文靜夜見邏堞傳烽詫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

邊火息燧郭元璹

連照甘泉雲烽火動沙漠連照甘泉雲李白塞下曲

連山暗烽燧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杜甫送從弟燕

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遣興

照夜烽火照夜屍縱横羈閩

漢家還有烽火燃秦家築城備胡處漢家還有烽火燃烽火燃不息征戰無已時李白戰城南詩

擅作烽區王晙上言突厥兵已屢動擅作烽區閉障行李

築連弩臺李元諒築連弩臺遠烽偵為守備進據勢勝

烽候列於郊甸帝嘆曰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食貨志

警急烽

常報杜甫詩 吐蕃曠年梗寇郭正一吐蕃曠年梗寇師數出坐費糧貲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能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擾須數年之遲力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

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唐六典職方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注若相山崗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

其逼邊境者築城以置之同上注每烽置帥一人副一人

其放煙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同上注其放煙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若多少而為差焉

停近甸烽舊關內京畿河東河北皆置烽開元二十五年勑以邊隅無事寰宇乂安內地置烽誠為非要量停近甸烽二百六十所烽師等一千三百八十八人

職方郎中掌城隍鎮戍烽候唐志

舍置一烽高麗傳初帝自太子所屬

行在舍置一烽約下遼東舉烽是日傳燎入塞

斥候十

白周禮懸壺以叙聚欜挈壺氏所掌也納斥候示不相備李廣行無部曲行陣就善水草頓舍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趙充國遠斥候行必堅壁全必戰備止師保勝耿秉字伯初休止不結營部遠斥候有警軍陣立成偵還耳目孔斥候不明非可應卒李絳云北虜方彊其憂有五斥候不明非可應卒二也不為斥候李愬為隨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為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寛吾不欲使震而備我先是袁滋無功愬求自試故也斥候者邊鄙之視聽不可以不具柳

宗元先御史神道碑闢斥候送望幾二千所文粹呂溫三受降城碑来不預知曲江集勑天山渾使竟無斥候来不預知如此防邊無乃疎濶請淮南五路置游奕船揀解引弩及請江路者一百人置游奕將一人須清白强幹稍有見會者先如法造游奕戰船五十隻一百人分為兩番長須在江路来往淮南游奕至池州界首浙西游奕至宣州界首江西游奕至鄂州界首常須半月一度於界首交牌各知界內平安申報本使其下番人便於沿江要害處置營不得抽歸便下其糧醬春冬衣仰使司就營所支給如知賊大段巢穴去處仰數道計會一時掩殺賛皇一品集潛師入定渾鎬討王承宗鎮定二軍間不百里鎬引兵壓鎮境而屯距賊三十里鼓角聲相聞賊始亦畏見鎬無斥候乃潛師入定境焚廥蓄屠鄉聚鎬軍遂搖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杜甫月黑

探兵錯韓愈晩秋斥候惶駭裴行儉阿史那伏念懼客送款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温傅來降非它也 明斥候陸贄論緣邊守備狀 謹斥候高麗傳

行人十一

白兵交使在其間 行人不使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 唐執使臣將以釁鼓 目動而言肆秦行人夜戒晉帥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

行人失辭孔天子行人西域吐谷渾其相天柱王用事拘天子行人鴻臚丞趙德楷帝遣使曉敕十 下書臨撫弄贊大宗貞觀八年始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下書臨返無峻言

撫 行人在彼李靖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謝罪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

安修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
萬騎賫二十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
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
也如唐儉輩何足惜哉督兵疾進斬萬餘級俘男女十
萬於是斥地自陰
山北至大漠矣

獻捷十二　俘馘附

白破竹　建瓴　大捷　取虢之旗　獻俘受馘飲至
大賞　戎昭果毅殺敵為果　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歸而飲至以數軍實　我武惟揚　斬將搴旗之功
我戰則克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捷于王王以警

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獻楚俘于王晉文獻功于社周禮愷樂凱歌策勳　首級居多　捷無虛月賞不踰時奉我天誅獻爾月捷獻狀獻功致果　程力　會課　受脤以行方見采薇之詠獻俘而入旋聞破竹之功以訊馘告　矯矯武臣在泮獻馘　子產獻陳捷戎服將事曰陳知其罪授首於我用敢獻功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先軫怒捨孟明示之以俘馘鄭文夫人芈氏姜氏勞楚子獻捷乃示之以俘馘　鄭入陳子美入數俘而出但數所獲不將以歸也齊侯來獻以得隋命之禮征伐主獻之籩豆數也隋命禮征伐所獲國君之獻禮司馬法有隋

命禮爭義不爭利也吉語漢書烏孫圍會宗陳湯曰不出五日吉語聞春月懸車漢陳湯斬郅支首上疏宜懸藁街蠻夷邸間若令鴻臚館丞相匡衡大夫繁延壽以月令春當掩骼埋胔勿宜懸車騎許嘉將軍王商以夾谷會孔子誅優施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懸十日詔將軍議者是也獻楚捷於周驟稱其伐郤至以一為十魏國淵子尼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淵上首級如其實太祖問之淵曰夫討外寇多斬之數欲以大武功示民輕也今河間云云太祖悅之孔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廟李勣從秦王伐東都戰有功東畧地至虎牢平竇建德俘王世充乃振旅還秦王為上將勣為下將皆服金甲乘戎輅告捷于廟獻俘昭陵高麗莫離支男生為其弟所逐遣子乙師詔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二萬討之破其國執高藏男建等裂其地州縣之詔勣獻俘昭陵戎

服奉賀魯以獻策功蘇定方縛賀魯以還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策功俘

獻於乾陽殿都曼面縛降俘獻於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論陛下意許以不

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為卿全信乃宥之上數禽馘曹華曰與賊搏數禽馘賊憚之詔百官迎

於長樂驛鄭子儀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詔百官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

待之進中書令俘馘萬計李愬李師道反愬與賊戰金鄉破之凡十一遇禽其隊師五俘馘萬計

破賊功第一時溥黃巢敗東走溥遣將李師悅等追尾巢至萊蕪大破之諸將爭得巢首而林言

斬之持歸溥以獻天子故破賊溥功第一賀魯西域平帝曰先帝賜賀魯二千帳主之今罪

人既得獻昭陵其可乎許敬宗曰古者軍凱還則飲至于廟若諸侯獻馘天子未聞獻于陵然陛下奉園寢與

宗廟等可行不疑於是執而獻昭陵赦不誅

右翦左屠聿禽其良柳宗元方城論

曹參之飲酒正酣鄭亞會昌一品制集序謝安之圖棊尚柳曹參之飲酒正酣果有軍書纔聞戎捷

平奚虜河北之師當以平奚虜聞吉師奚柳宗元與裴埍書

楊復光慷慨負節義有籌畧為小黃門黃巢犯江西復光為排陣使賊陷江陵復光監忠武軍屯鄧州賊陷京師節度使周岌投偽命復光因夜宴說岌岌為之流涕瀝酒為盟是夜復光遣其養子守亮殺賊使又入蔡州說秦宗權俾同以義舉收荆襄敗賊將獻捷行在詔授天下兵馬都監押舊唐

廟獻繁馘級樂聲洞椌楬韓愈征蜀聯句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報清晝同洗兵馬行

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唐儀衛志歷代獻捷必有凱歌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執賀魯克高麗皆備軍容凱

歌入京都然其禮儀不傳太和初有司奏命將征討有大功獻俘馘則神策兵衛於門外如獻俘儀凱樂用鐃吹二部笛觱篥簫笳鐃鼓樂工二人歌工二十四人乘馬執樂陳列如鹵簿鼓吹令丞前導分行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奏破陣樂應聖期賀朝歡君臣同慶樂等四曲至太社太廟門外陳而不作告獻禮畢樂作至御樓前陳兵仗于旌門外一十步樂工步行兵部尚書介冑執鉞于旌門中路前導協律郎二人執麾門外分導太常卿跪請奏凱樂樂闋太常卿跪奏樂畢兵部尚書太常卿退樂工立于旌門外及俘馘入獻乃稱賀俘囚出乃退同上

元帥凱旋天子遣使郊勞有司先獻捷于太廟又告齊太公廟唐六典兵部

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授靖節度以討之其國遂亡頡利至京師告俘太廟帝御順天樓陳仗衛上民縱觀吏執可汗至帝曰

而罪有五而父國破賴隋以安不以一鏃力助之使其廟社不血食一也與我鄰而棄信擾邊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攜怨三也賊華民暴禾稼四也許和親而遷延自逋五也朕殺爾非無名顧渭上盟未之忘故不窮責也乃悉還其家屬館于太僕廩食之頡利傳

旋軍十三

白軍志曰允當則歸　振旅凱晉　盡敵而反　歌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入而振旅歸而飲至　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傳　獻俘授馘軍還之禮　洗兵　止戈　反旆楚令尹南轅反旆　班師振旅　即戎以出盡敵而還歌方

發於釆薇功已成於破竹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問之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先入者必屬耳目焉故不敢爾役將班兵喜以逆之謂有功歸望師而哭秦孟明歸秦伯素服郊次望師而哭云云秦以勝歸我何以報孔班師高仙芝小勃律其王為吐蕃所誘自田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八月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堡與令誠俱班師惶惑還軍哥舒曜討希列烈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河南都統李勉出兵相犄角以希列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虛襲之希烈自解乃遣部將與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為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振旅徐還李元諒從渾瑊會平涼虜騎乃解元諒遣車重先而與瑊振旅徐還時以為有古良將風返旆河南涉淮

浮江梟懸魁逆布宣德澤返旆河南韓雲卿平淮碑

軍勝十四 讐懼附

白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楚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幸多矣晉師成霸安彊 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取威定霸於是乎在七戰皆獲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言以壽終也築武軍以為京觀 于勝之不可保 王師大獻則奏愷樂獻功之樂也周禮 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于社 鄧艾伐蜀滅之元凱平吳杜預封當陽侯吉語見上戰

勝之後常若輕敵顧廣為方畧陸遜與關羽書狃于蒲騷之役必小羅莫敖常勝之家難與慮敵世祖使臧宮謂之云云敬懼城濮之役楚師敗績晉文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又列子趙襄子攻翟勝之有憂色孔子曰趙氏其昌乎勝非其難恃之為難又晉厲公侈與楚戰于鄢陵楚師敗績范文子憂之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文子名變天幸霍去病常與杜騎先大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而諸將常坐逗撓若未遇孔搴旗蹈軍出入若神李光顏從高崇文平劍南數搴旗蹈軍出入若神晝揚兵夜擣壘郭子儀討史思明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息氣益老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六戰皆克唐瓌吐蕃冦凉州入洪源谷瓌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

陵死賛婆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酋豪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君取之乃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獲首二千五百築京觀而還

斬七裨將 劉沔拜河東節度兼招撫回鶻使進屯鴈門關虜冦雲州沔擊之斬七裨將敗其衆以還

廣平王收長安 郭子儀俶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李嗣業為前軍元帥為中軍子儀副之王思禮為後軍陣香積之寺北距澧水臨大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囂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呼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唐史

横貫其營 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悉數十萬屯陝助通儒旗幟鉦鼓徑百餘里師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走子儀悉軍追横貫其營賊張兩

翼包之官軍郤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坌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于道

斬數千級漂血丹渠 馬璘遷試太常卿明年吐蕃冦邊詔璘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璘引還間關轉鬬至鳳翔虜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城守璘令士持蒲外向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虜潰率輕騎追之斬數千級漂血丹渠

蕩夷凶慾 李晟露布至梁帝感泣羣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凶慾而市不易壘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

攻朱泚於光泰門 王佖晟在師佖無不從攻朱泚於光泰門賊方銳佖與李演慶戰堞血賊數北諸將乘之遂大振

馬燧 討田悅悅敗餘見火攻門

威動京師 鄭畋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畋使唐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畋懦柔縱步騎鼓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囂日暮軍四

合鑾戰龍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遁去禽璠子斬之威動京師**霆掃風除**突厥贊太宗身勒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墟**執酋長**南蠻傳詔從天平軍高駢領西川節度使駢至不淹月閱精騎五千逐蠻至大渡河奪鎧馬執酋長五十斬之**伺敵之隙以取勝**周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五代史

俘馘萬計吳越錢佐王延羲延政凡弟相攻卓儼明朱文進李仁達等自相篡殺連兵不解者四年仁達附于李景已而又叛景兵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佐名諸將計事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遣將誓軍號令齊整筠等大敗景兵俘馘萬計獲其將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由是諸將皆服同

上哀凶鞠頑鋒蝟斧螗柳宗元皇武篇**臺圖煥丹玄郊告儼匏**

稽韓愈征蜀聯句　末三旬而定晉陽纔期年而滅潞子姦臣敢命二紀陸梁據太常之固下窺洛邑通故絳之道旁睨近關任馮異則拔天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未三旬而定晉陽纔期年而滅潞子不以金一舉刈腥購稀將多降不勞師克粤首馳報一品集

膻尸骸積如麻柳宗元鐃歌鼓吹曲　掃餘沴以雪霜非天不可元稹賀誅吳元濟表拯遺甿於溝瀆非聖不能掃餘沴以雪霜非天不可　斬此鯨鯢破兹梟獍同上賀誅李芥表外委將臣内敷廥茅風行號令天助機謀則可以斬此鯨鯢破兹梟獍　若上交下

怨可離而間營久卒疲可掩而襲昧去迷就士衆猜嫌可振而走重進輕退遇逢險阻可邀而取若敵人旌旗屢動或數顧其卒或縱横其吏或行或止追北恐不利見利恐不獲涉長途

而未息入險地而不疑勁風劇寒剖氷濟水烈景炎熱倍道兼行陣而未定合而未畢若此之勢乘而擊之此為天賛我也豈有不勝哉通典擲首𦙶外降幡夜竪韓愈元和聖德詩負鄙為艱縱則不可出師征之其衆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肢披不敢保聚擲首𦙶外降幡夜竪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知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通典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薛仁貴慮後患悉坑之八遇八克婁師德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于公興破朱泚露布勢均破浪攻甚決河雖其恃武庫之五兵憑宮垣之萬雉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史家猶譏其輕社稷之重而僥倖一勝於倉卒殊不知其料彊弱較彼我而

乘述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非明於決勝者孰能至此誠非史氏之所及也五代史總仗順之師
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陸贄論李晟兵纖縞當壚弩之初孤豚
僨肥牛之下衆輕鬬蟻勇劣怒蛙纖縞當壚弩之初孤豚僨肥牛之下柳宗元爲裴中丞牒事
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穾梯鼠首濫欲寄於旌頭上懽聲洽
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上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之
陣東則橫江誓衆用成善善之功上如摧枯株如搏畜
兎一品集馬牛幾至於谷量虜血殆同於川決同上謝安之
圍棊尚擲曹參之飲酒正酣適有軍書果聞戎捷鄭亞會昌一品集序足淶

吾渭水之恥李靖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以兵部尚書爲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諜者離其心腹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進封代國公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入絶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滌吾渭水之恥

策勳封龍額歸騎獵麟脚韓愈

聮句

晩秋破竹寧已其發機走丸未喻於乘勝柳宗元平淮西雅李師道狀

河淸濟曽無溝洫之虞大峴琅琊不聞崖岸之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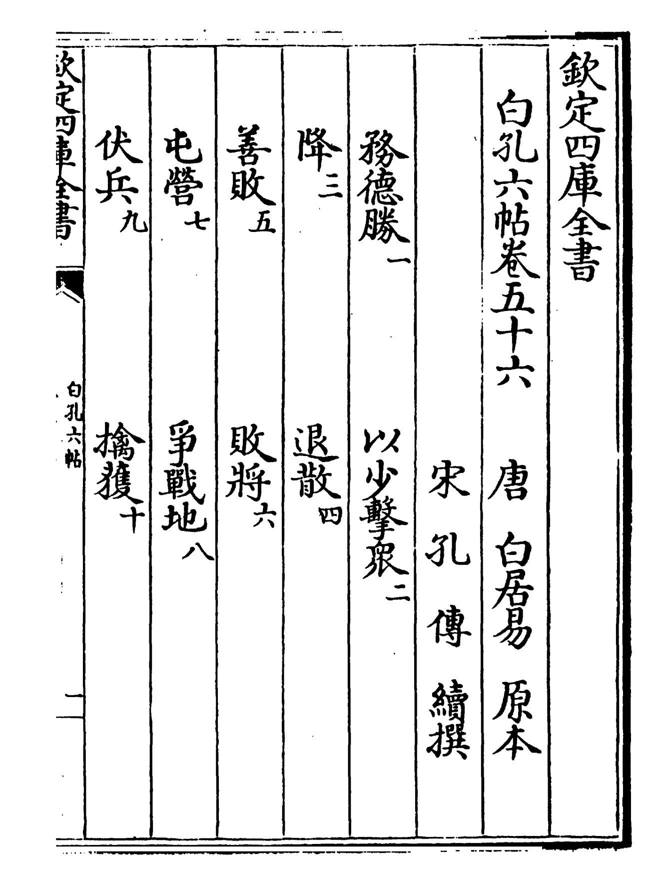
砥磨周鉞水淬鄭刀萬里來表紹之頭顱三塜葬蚩尤之肩髀一品集

跋朝賀書飛塞路歸鞍躍韓文偃城聮句

元帥凱樂之日天子遣使郊勞有司先獻捷於太廟又告齊太公唐六典兵部

王師奮發勢無駐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于公
異破朱泚露布

白孔六帖卷五十五



白孔六帖卷五十六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務德勝一　以少擊衆二

降三　退散四

善敗五　敗將六

屯營七　爭戰地八

伏兵九　擒獲十

弭兵十一　疲兵十二

縱敵十三　耀武十四

寇戎十五

務德勝一

白帝舜舞干而苗格周文因壘而崇降德攻義勝禁暴寒者衣之左傳叔弓圍費不克冶區夫曰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羊祜晉漢春秋曰羊祜還鎮專修德信以懷吳人陸抗告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小益也遺藥見單車入賊門文德者帝王之利器

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漢刑法志 鄧訓叅彤事見四夷門 不重傷

鄭國望我歡若親戚 荀吳圍鼓鼓人請以城叛穆子不許曰猶有食邑姑修而城食竭力盡而後取不戮一人曰吾以事君也 晉文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公曰得原失信不可退一舍而原降 撫敵人吳呂蒙在公安得關羽及將士等家屬卹厚遇之 殯敵師吳將陳尚潘景為寇羊祜追斬之美其死節厚加殯斂二人子迎喪祜禮遣之 以絹償稻羊祜出軍至吳境刈稻為糧計所取送絹償之 孔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李靖蕭銑降靖入其部或請靖籍銑將拒戰者家貲以賞軍靖曰王者之兵弔人而取有罪彼其脅驅以來籍以拒師本非所情不容以叛逆比之今新定荊郢宜示寬大以慰其心若降而籍之恐自荊而南堅

城劌也歐之死守非善計也止不藉由是江漢列城爭下

裴度復兼平章事

長慶四年王廷湊屠元翼之家敬宗羞愧歎宰輔非其人使兇賊肆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以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勲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巖廟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治亂之本非有它術陛下當饋而歎恨無蕭曹今一裴度擯棄于外所以馮唐知漢文帝有頗牧不能用也帝感悟於是度復兼平章事

綏懷

贊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意卿宜大布誠信且務綏懷不得焚其室廬翦其桑梓自當壺漿塞路襁負以歸

先招懷後掩襲

蕭倪帝因問兵法有必勝乎倪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天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厲不禽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拯水火此必勝術也

以少擊衆二

白李陵以少擊衆與蘇武書曰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 當百王尋王邑百萬圍昆陽世祖自將步騎千餘累捷無不一當百邑等敗績 疲兵再戰一以當千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李陵書曰 効死之日晉周處隸夏侯駿西征賊屯梁山衆七萬駿遣處以五千人擊之自旦至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潘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曰吾効死之日遂戰沒 黥布嘗以少擊衆 孔提孤軍李靖突厥部種離畔帝方圖進取餘見軍勝門 賊望兵少張巡欲乘勝擊陳留子琦聞復圍城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賊若復來正有死爾諸軍雖捐軀而賞不直勳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遂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 以十三人破賊

萬王君廓從戰東都有功為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制衆無有也

馬將軍 馬璘肅宗奇之委以東討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衆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旗鎧照日諸將沈疑未敢擊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雄捷如馬將軍者

一壯士當十夫 吳武陵吳元濟叛武陵遺以書夫一壯士不能當十夫者以其左右前後咸敵也矧以一卒欲當百人哉

常以寡鬭衆 朱延壽用軍常以寡鬭衆還者盡斬之

宜以計勝 薛萬均傳竇建德帥衆十萬寇范陽羅藝迎拒之萬均曰衆寡不敵宜以計勝即教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師度水邀半度擊之大敗其衆

能以少擊衆 張歸厚為將善用弓槊能以少擊衆張晊屯赤岡歸厚與晊獨戰陣前晊僨而卻諸將乘之晊遂大

敗五代史

左右奮擊一當數人 荔非元禮光弼守河陽周摯攻北城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軍示弱怠其意光弼怒使名元禮欲按軍法答曰方戰不及往請破賊以見因休柵中良久顧麾下曰向公来名殆欲斬我鬬死有名無庸受戮乃下馬持刀嗔目直前銳上者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賊遁去

以兵寡勸止 薛仁貴負銳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曰在善用不在衆身帥士遇賊輙殺萬餘人拔其城因旁海畧地與李勣軍合扶餘城既降它四十城率送款

降三

白文不犯順

隳堅 摧剛

因壘而降 文王伐崇軍三旬不降退而脩德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舞干而格 舜征有苗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晉侯示信三日

而原降帝舜脩文七日而苗格服而舍之　示之以整使謀而來

犯順不祥　文王伐崇再駕而降　受服服降也王師

有征無戰　降將李陵武安君白起坑趙降卒四十萬於長

平後賜劒死於杜郵許男面縛銜璧士輿櫬　鄭伯肉袒牽羊

秦王白馬素車係頸以組降漢王於軹道旁疏勒井竭將軍猶

守耿恭居延兵盡都尉遂降李陵降圍邑周禮司寇主降去殺來降

禍莫大於殺降李廣所以不封侯相者王朔云三驅之禮禽逆前來者不射唯有去

者射之愛其來而惡其去也以喻來降者則不殺之鼓人請降穆子不受荀吳事見上注

漢築受降城

侯降者　漢匈奴徐盧降景帝欲侯之周亞夫曰彼背其主而侯何以責人臣不守節上曰

待以不死　後漢光武與赤眉相遇劉恭請曰盆子以百萬衆降陛下陛下何以待之丞相議不可用帝曰待以不死也

發車馬迎降　渾邪王來降漢發車二百乘縣官無錢從人貰馬或匿人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無罪且匈奴叛其主來降徐以縣次傳何至騷動疲國甘心夷狄之民乎

畫降狀　魏于禁降關羽歸文帝慰諭遣詣鄴高陵先令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德積怒禁降伏之狀禁遂薨焉

訊問周至　郭淮為雍州刺史每羌胡降淮款曲訊問周至咸稱其神明

殺降　吳程普殺降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自病瘡百餘日而卒

日磾出於降虜

不受降　後漢朱儁字公偉攻黃巾黃巾已降儁曰秦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今海内一統納降無

以賞勸討之足以懲惡縱敵受寇非良策遂破之此事與荀吳事同意異又漢霍光使楊稷毛㫒屯交趾曰賊圍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過百日而降刺史受其罪及吳陶璜圍之日未滿而糧盡乞降璜不許而給糧日滿糧盡救不至乃受降與荀吳事正類也

譬諭降之後漢李憲屯灊山揚州刺史歐陽歙攻下廬江人陳衆請得譬諭降之單車白馬往說而降之灊山人生為立祠號白馬從事

受降如受敵耿秉擊車師云

受降令自縛康居太子保蘇匿率衆數萬餘欲降段會宗漢遣衛司馬逢迎司馬畏其衆欲受降者皆自縛蘇匿怨舉衆亡矣

放歸羊祜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聽之

詐降吳將孫布請詐出降頓兵迎滿寵伯寧曰必降也陵遣七百人往迎布夜掩擊破之

圍而後降不赦昌狶降于禁諸將皆以當送太祖禁又與狶有舊禁曰諸公不聞令乎圍而後降不赦雖舊不

敢失法泣涕斬之

穀梁曰誅不慎服來服者不復慎厭也

孔七十二國降

附高仙芝小勃律其王為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三十餘國皆羈屬吐蕃自田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詔仙芝出討與監軍邊令誠自護密俱入遣將軍席元慶曰若酋領逃者第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芝招諭出降因平其國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懾降服

就館而降劉潼山南有劇賊依山為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於饑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喻釋之詔潼馳往潼挺身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潼就館而降

度勢窮即舉衆降延壽收餘衆負山自固無忌勸合圍之徹川梁斷歸路帝披轡觀虜營壘曰高麗傾國來一麾而破天賛我也下馬再拜謝況于天延壽等度勢窮即舉衆降東夷傳

梁亡

莊宗入汴張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

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登宴觴盡命皇子皇弟等皆兄事之張全義

一日降數千人

張建封盜起蘇常間代宗詔中人與李光弼皆討建封見中人請前喻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屯開譬禍福一日降數千人縱還田里

單騎白衣

李愬入蔡駐元濟外營蔡吏驚曰城陷矣元濟尚不信曰是洄曲子弟來索褚衣爾及聞號令曰常侍傳語始驚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田進誠兵薄之愬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愬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單騎白衣降愬待以禮進誠火南門元濟請罪梯而下檻送京師由光諸屯尚二萬皆降愬不戮一人

皆以州降

馬燧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為行營副元帥時賊黨安廷珍守晉毛朝敭守隰鄭抗守慈燧移檄鐫諭皆以州降

西向受命

同上

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宫城燧度長春不下則懐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㒒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廷光再拜即率衆降

請降宗室皐建中元年進拜湖南觀察使前帥辛京杲貪虐使部將王國良戍武岡頼其富即劾以死國良恐據縣反斂荆黔洪桂兵討之再歲不能下皐至遺書曰觀將軍非取大逆者特逃讒抗死爾將軍遇我可以降我固為京杲誣者幸蒙雪何忍以兵加將軍哉以為不然我以陣街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國良得書喜且畏因請降

蕭銑降李靖蕭銑將文士弘以卒數萬屯清江孝恭留靖守屯自往與戰大敗還賊委舟散掠靖視其亂縱兵擊破之即率輕兵五千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

敕嚴備遣單使往勞裴行儉阿史那伏念偽稱可汗復與温傅

合明年行儉還總諸軍屯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且請縛傅自効行儉秘不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它也且受降如受敵乃敕嚴備遣單使往勞既而果然

相率降 宋敬則嶺表蠻叛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為桂州都督蠻服其威恵相率降

懷輯降附 李晟拜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晟常曰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沓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十無繒絮人若役擾思唐之心豈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

愚人不足語降 高仁厚卭州賊阡能衆數萬署州縣列壁數十陳敬瑄名仁厚還使督兵西討屯永安阡命諸將毀柵鼓而前賊淚羅渾擎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衆皆真降渾擎詐窮而逸吏執之仁厚曰愚人不足語降衆著皆得免則告諸壁大軍至賊帥句胡僧大驚斬之莫能禁衆執胡僧以降

委身逆虜 張興束鹿人為饒陽裨將城破思明縛之馬前好謂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對曰昔嚴顏一巴郡將猶不降張飛我大都將安能委身逆虜

名王貴種相繼降 藩鎮張仲武烏介失勢往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

降斬其首 令狐楚皇甫鎛既相擠楚河陽懷節度使代烏重胤始重胤徙滄州以河陽士三千從士不樂半道潰歸保北城將轉掠旁州楚至中潬以數騎自往勞之衆甲而出見楚不疑乃皆降斬其首惡衆遂定

素衣牽羊 繼岌同光三年封魏王是歲伐蜀為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為都招討使繼岌至綿州衍上牋請降丙辰入成都乘竹輿至昇仙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櫬羣臣衰絰徒跣以降繼岌下而取璧崇韜解縛焚櫬自出師至降衍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然繼岌雖為都統而軍政號令一出崇韜

五代史

降幡夜豎 腹敗肢披不敢保聚擲首陴外降幡夜豎韓愈詩

繫頸求活 繫頸求活投戈乞降于公異破朱泚露布

潛出盧龍長驅綿竹 段文昌平淮碑魏軍得田疇為導潛出盧龍鄧艾得田章既登長驅綿竹

請命而後降 世宗復南征遂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為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于景景許其降乃降

赦降 慕容彥超常以金帛募海上客得五百餘及周師圍城客說彥超曰今圍急城且將陷請開門為公決勝敗安能於危窘之地坐守誅戮彥超不能從周祖聞而義之城陷使戒之曰朕既赦汝所邊城邑無害民人對曰臣皆海曲之民少負節義偶為彥超所誤不能成功臣之恥也今陛下既釋臣等願歸漁農以奉
聖朝敢有它志再取亡歿言訖皆山呼而去太祖既平彥超乃釋所俘五代史

放降卒八百歸

于蜀（周世宗本紀）

退散 四

白軍有敗謀（師無成命）大崩曰敗績　軍志曰知難而退

商周之不敵　彼竭我盈　援再衰三竭之鼓（呼再戰再北之）

（師）晉人拔數奔之旆（衛侯去甚敗之旗）聞敵彊而退非夫也

師不用命　失屬亡師為罪已重　莫有鬬志　師徒

撓敗　子喪師徒何以復命　再敗軍師死且有罪（遂越）

（曰）蔑有鬬志　席卷（瓦解）覆師宵遁（宵潰）日尋干戈　罔有

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　此無遺鏃之費彼有倒戈之功　逗撓　鼓儳　旗靡　有令出征且期後勁無剛嘗寇遽見出奔　失道之將　既未知兵有以為將　戰士不能深入大夫無乃淺為　無敵不支　棄甲復來華元　轍亂旗靡齊師敗曹劌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幸而後敗　魏志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有前一尺無却一寸故趙括母乞不坐是知古之將軍破於外而家罪於內其令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一眚孟明敗秦師秦伯不替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七遇皆北北戰敗也　敗衄

師不功則厭而奉主厭喪冠也周禮　三戰三北管仲曰吾嘗三戰三北鮑

叔不以我為怯知我親在故也

風聲鶴唳 晉苻堅以百萬入寇謝玄謝石以八萬拒之大敗堅師堅衆奔潰投江水為之不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已至

孔願罷兵 裴度李克融王廷湊亂度行移書開說淳沓傳以大誼二人不能禁皆願罷兵

跳奔 郭子儀與光弼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迎王師

潼關初潰散萬乘猶辟易 偏裨無所施元戎見手格杜甫贈司空王公

腥羶解遁 雷霆既震犬羊遂潰虎贅被抉腥羶解遁鄭亞賛皇一品集序

狼狽就道 周太玄彈李聽疏委貝州而不守燒劫無遺望棧口而疾馳狼狽就道自徒苟免不憚包羞

收散卒 王重師從龐師古攻楊行密師古敗青口懷玉獨全一軍行收散卒萬餘人以歸

棄潰畧盡 哥舒翰與崔乾佑戰士自相鬬殺尸血狼藉久

乃悟又棄甲奔山谷及臨河死者十一二有糧艘百餘軍爭濟艘輒沉至縛矛楯乘以渡喧呌震天地賊乘之棄潰或走或降皆不能守劉仁贍世宗復至淮上李景畧盡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守將或走或降皆不能守

善敗五 再戰附

白善敗者不亡王亦能軍鄭敗王師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言雖軍敗身傷猶能殿師以退故曰能軍孟明再敗後增修德政重施於人晉趙衰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知懼如是斯不亡矣岳翅奮翼後漢馮異鄧禹被赤眉所敗異棄馬步走至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勞堅壁約期復戰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餘人帝聞之

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收之桑榆

意氣自若 吳漢字子顏諸將見戰不利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勵器械帝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

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寮夷傷補卒乘**易地再戰**

民忘其敗 漢晉春秋街亭敗後或勸諸葛亮更發兵亮曰欲減兵思過則功可翹足而待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以爲後圖民忘其敗

孔示弱怠意 葛非元禮周摯兵小却元禮還軍示弱怠意

憚敵而奔非勇 段秀實事高仙芝討大食圍怛羅斯城會魯救至仙芝兵却士相失秀實責副將李嗣業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己腦衆非仁也嗣業慙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

白馬朱甲 五代周德威有驍將陳夜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德威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

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𥡳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墜馬遂生擒之取紙為書李希烈據滑汴副都統劉洽率軍十餘萬戰白塔不利夜入宋州時洽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其屬作書言城且危彥昭視曰君輕我耶取紙自為書洽得書曰健將在西吾何憂選士八百夜艾而入賊不知詰旦傅城士奮出希烈大敗間道馳去五代東漢世家旻又大敗輜重器甲乘輿服御物皆為周師所獲旻獨乘契丹黃騮自鵰窠嶺間道馳去夜失道山谷問得村民為鄉導誤趨平陽得他道以歸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為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通典大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於江陵王不從靖謀致敗賊委

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進兵擊之賊大敗通典

敗將六

白楚殺得臣再世不競秦用孟明卒復東征漢用馮異而建元勲見上棄甲復來華元戰而不捷參之肉其得食乎伍參勸孫叔敖門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教云困獸猶鬬況國相乎荀林父敗晉侯將殺之士貞子諫云漢將失道呼疲兵以當千齊師背城收餘燼而借一范蠡不徇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爾李陵書問失道狀李廣事見上注踈

勒井竭將軍未降（耿恭）居延矢窮都尉已沒（李陵）既謀之不臧（孟明死而無悔）死寇賁軍之將（賁敗也 音奔）淺為大夫不可以師（何以為將）亦既敗軍未及楚殺子玉（不能死寇猶望秦用孟明）責功 補過 使過 將有敗謀（軍無成命）失屬（亡師 李陵）降將 孔不應有事西方（薛仁貴吐蕃入寇命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郭待封擊之待封嘗為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恥居其下頗違節度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獲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踵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取之仁貴退居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約和乃得還仁貴歎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即軍中斬（高仙芝祿

山反詔監門將軍邊令誠監軍次陝郡而常清敗還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且云常清以賊搖衆帝大怒即軍中斬

待辠于朝

郭子儀安祿山反充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滈水上賊安守忠等軍清渠左大戰王師不利委仗奔子儀收潰卒保武功待辠于朝

房琯

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琯以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琯分三軍趨京師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悊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琯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葬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之希文悊將降賊

死失殆半

李聽史憲誠既請朝魏人怨詔聽兼帥魏博聽還延不即赴魏遂亂殺憲誠共推大將何進滔乘城拒守聽不得入乃屯館陶又不設備魏人襲之師驚潰死失殆半輜械盡棄之聽晝夜馳以免於是御史中丞

溫造等劾奏魏州亂憲誠死職踈于聽請論如法天子不罪也

奔散元結時議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

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李華弔古戰場文鼓衰兮力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

太平久不知戰祿山反太平久不知戰介然到屯不三月賊已渡河東騎蹂騰煙塵漫數十里日爲奪光士聞鉦鼓聲皆褫氣不能授甲凡旬六日城陷張介然傳

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邪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安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杜牧見突厥傳

脫身遁李靖為定襄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縣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於是帳部數恐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

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盖

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斃之若避而走見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為然久之儒兵饑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顧見威曰聞公為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耶五代史

屯營七

白轅門以車轅為門 亞夫屯於細柳行將軍之令 連營幕府衛青為車騎將軍以幕為府 屯軍鴈門後漢程不識為將軍 軍飛狐匈奴入雲中郡上命車騎將軍軍飛狐 領是大軍屯于中壘 漢灋偏將別屯則許專殺以藩為軍晉楚盟時示不相疑也 趙充國曰校聯不絕用本相貫穿自固周

禮校人字從本營壘相次也衛青令武剛車自還為營偃月吳志朱異使任度為浮橋夜渡築偃月壘諸葛營壘諸葛亮軍退司馬宣王行其營壘處曰天下奇才君子營晉書劉超為射聲校尉無兵號曰君子營換屯吳志陸抗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屯柴桑抗臨去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深以為慙營地惡後漢岑彭伐公孫述乘勝直進述大驚懼所屯營地名彭亡惡之欲徙會日暮其夜蜀刺客詐稱亡奴來降刺殺彭又典畧眭固字白兔軍屯犬邱有巫誡曰將軍字兔也邑名犬兔見犬必驚宜急移不從遂戰死行營魏太祖行諸營士卒皆離陣徐晃獨駐陣不動祖歎曰有亞夫之風兵灋右背邱陵前左水澤易曰左次無咎行師之法欲左背水右背高指畫軍營

鄧艾年十一每見高山大澤輒度指畫軍營處時人多笑焉後為將多立大功

衛青 渡漢出塞見單于精兵乃令剛車自環為營而縱騎擊殺之

孔請復屯兵 張獻甫為邠寧節度使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鎮屯兵詔可

屯普潤 李吉甫劉澭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吉甫奏還涇原盭民賴之

繕屯壁為戰守具 馬璘在涇八年繕屯壁為戰守具令肅不殘人樂為用

徙營高岡 裴行儉為定襄道總管大軍次單于比暮已立營塹壕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士安堵不可擾不聽促徙之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歎問何以知之行儉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知也 本傳

增營壘 韓滉以親吏盧復為宣州刺史增營壘教習長兵

屯襄城 哥舒曜討李希烈有詔督戰曜進次潁橋雷震軍中士馬驚曜懼還屯襄城

岡阜隆起 謝彥章為梁騎將與賀瓌

行視郊外壞揹一地語彦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壞疑彦章陰以告晉盜

惡埋懷村 馬燧討李懷光自太原引寳鼎下營問其地之名曰此埋懷村也燧甚喜果敗懷光國史補

爭戰地八

白趙奢先據北山秦爭山不得 本許歷計所

爭北原 魏志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右搖蕩民夷非中國利也宣王善之壘塹未成蜀兵大至擊之

死地 謂韓信背水爲陣

孔得山者勝 王建及從戰湖柳晉兵已敗與梁爭土山梁兵先至登此而陣莊宗至山下望梁陣堅而整呼其軍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因馳騎犯之王建及以銀槍軍繼進梁兵下走陣山西晉兵遂得土山諸將皆言潰兵未集且暮不可戰閻

寶曰彼陣山上吾在其下尚能擊之況以高而擊下不可失也建及以為然即馳而犯梁陣梁兵大敗橋為梁奪則吾軍危晉王建及梁晉戰柏鄉相距鄗邑野河上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莊宗登高望見鎮定兵將敗顧建及曰橋為梁奪則吾軍危建及選二百人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梁軍戰晉軍敗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李昭嗣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而戰得山者勝晉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矣李昭嗣傳賊得地勢李光弼思明乘勝西向光弼謂留守韋陟曰益陜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也

伏兵九

白三覆傳公子突曰君為三覆以待之注覆伏兵也　設伏　蹋伏傳曰前茅慮無杜預云前慮有無若今蹋伏也　軍旅思險險阻出奇伏之處當思念之　隱情以虞言私度己之所能以度彼之所能　用戒不虞　孫臏敗龐涓孫臏減竈偽走涓逐臏度涓夜至之處伏弩萬人見火則發乃斫樹令白書龐涓死此樹下涓夜至樹果舉火照讀之萬弩齊發涓自刎　潛師　銜枚令無聲　覆諸山下傳楚伐絞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注坐守也　大軍之誘見持重門李廣解鞍事　孔伏起薄戰皆奮死鬬哥舒翰賊將崔乾祐為陣十十五五或却或進而陌刀五千列陣後王視其陣無法指伏觀嗤笑曰擒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遯者王師懈不為備伏起薄戰皆奮死鬬　贏師段秀實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

之常清遜兆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索悉得其處伏

布伏騎數百 田布授御史中丞裴度輕出覯兵沱口賊將董重質以奇兵掩擊布伏騎數百突出薄之諸軍繼至賊驚引還

伏汧陽 李晟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善計即遣使委辭因馬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渾瑊以賣燧於是結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名吾來乃不牛酒犒軍徐引去以是間晟晟選兵三千使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

伏精騎溝下 李光顏平蔡裴度築赫連城於沱口賊以奇兵自五溝至大呼薄戰城為震壞度危甚先是光顏策賊必至密遣田布伏精騎溝下扼其歸賊敗棄騎去顛死溝中者千餘由是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

伏兵山谷 王雄誕歙人汪華據郡稱王且十年雄誕還師攻之華以勁甲出新安洞拒戰雄誕伏兵山谷以弱卒數千鬬輒走壁華來攻壁中奮殊死不可下會暮還雄誕伏

兵已據洞口不得還遽面縛降

敵山伏　王世充客軍偃師北山新破敵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騎敵山伏因秣馬蓐食遲明薄之密陣未成伏兵上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焚廬落密衆大潰

匿城左　薛萬鈞竇建德寇范陽羅藝迎拒之萬鈞自以精騎百匿城左建德師渡水邀半度擊之大敗其衆

裴行儉討突厥　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

賊驚疑伏在旁　王晙開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次大來谷其酋坌達延以兵踵而前晙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鬬死者萬計

伏甲士三百　杜慆咸通中為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賊將李圓易慆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慆為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慆

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毬塲賊皆殲焉

為伏所掩 高霞寓討吳元濟析山南東道為兩鎮以霞寓宿將拜唐鄧隋節度使遏賊南衝霞寓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趨蕭陂戰小勝進至文城栅賊偽北逐之為伏所掩遂大敗才以身免

選善射三千伏壁内 郭子儀自杏園濟河圍衛州陵緒分其衆為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伏壁内誡曰須吾却賊必來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偽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賊震駭王師整而奮斬首四萬級獲鎧胄數十萬執安慶和收衛州

設伏以待 諸葛爽朱溫為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溫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解甲就舍伏發爽遂悉棄鎧馬奔還

遇伏大敗 田頵臺濛之行為狹營小舍覘者以為才容二千人頵輕之不復名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濛遁兵爭逐北遇伏大敗

為賊設伏 哥舒曜討李希烈遣部將與劉德信趙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

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為賊設伏詭擊死者殆半器械輜重皆亡

伏莽間 李密滎陽太守楊慶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陀合兵討翟讓讓素憚須陀欲引去密曰須陀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為公破之讓不得已陣而待密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為游騎伏千兵莽間須陀素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陀

伏道側 竇建德秦王進據虎牢翼日以騎五百覘建德營設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營三里覺賊出騎追之王漸卻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

夜半食 馬燧事見軍詐門

以水醒面而告以難 朱全忠饗李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臥伏兵發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床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天大雨克用得從者薛鐵山等隨電光縋尉氏門出

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 張歸霸秦宗權攻汴張晊軍赤岡梁太祖使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

以騎數百為游兵過暉柵暉出追太祖歸霸發伏殺暉兵千人奪馬數十匹五代史伏大冢間 秦宗權至蔡復遣張暉攻汴王聞暉復來登封禪寺後崗望暉兵過遣朱珍躡之曰暉見吾兵必止珍即馳還王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暉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小却王引伏兵横出斷暉軍為三而擊之暉大敗梁本紀太宗圍世充於東都竇建德自河朔率兵十二萬來救太宗自率騎二千五百趨武牢東二十餘里將挑戰先伏李勣程齩金秦叔寶令尉遲敬德執矟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撓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遂引賊以入伏内李勣等奮擊大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斬首數百級通典

擒獲十

白獲則取之七擒七縱諸葛亮至南中擒孟獲使觀已營陣獲曰若秖如此易敗爾亮縱之使更戰七擒七縱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往遺之禽　君子不擒二毛雖有胡耇獲則取之何有二毛傳衛青擊匈奴獲左右賢王　雖多衛俘也　係虜之功　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書　繫單于頸　釋縛韓信破趙有縛廣武君李左車至麾下者信解縛東向坐西向對而事之佚獲三軍州綽射殖綽中肩謂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　縲臣辭不屈張飛破劉璋獲嚴顏呵之曰大軍至何不降顏曰卿無狀侵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也飛怒令斬頭顏容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飛壯而釋之引為客也

孔討滅三國皆生執其王蘇烈討百濟及滅三國皆生執其王三騎往擒尉遲恭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恭執矟時世充兄子琬吏於建德乘隋帝廐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恭請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馳往擒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叛黨擒夷裴行儉帝親勞宴曰行儉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夷可謂文武兼備矣王式寧國劇賊仇甫亂胡越觀察使鄭祗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聞賊用騎兵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遷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為向導擒甫斬之生擒二萬郭子儀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陣香積寺之北距灃水臨大川彌亘一舍賊李歸仁領勁騎薄戰官軍囂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十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揮鐵鎚周德威梁軍圍晉太原有驍將軍陳夜叉常乘

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矟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五代史唐臣傳

擒單廷珪 園劉守光於幽州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及側身少卻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檛擊之廷珪墜馬遂見擒

擒其王 阿史那社尒討龜茲韓威以千騎先進曹繼叔次之其王率衆五萬拒戰威與繼叔合殊死戰大破之社尒因拔都城王輕馳遁王據大撥換城嬰險自固社尒攻凡四十日入之擒其王

左翦右屠聿擒其良 柳宗元平淮夷逆

頸盡徽索仇頭恣髡髗 韓文征蜀聯句

弭兵十一

白兵革不試試用也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子罕謂向戌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昭文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子求去之不亦誣乎左師之欲去兵是謂誣道主父之謂忘戰實曰危機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何以伐爲記曰倒載干戈禮曰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忘戰必危主父偃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史記兵者聖人所以討彊

縣救危殆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陣以平水害而世儒闇於大較猥云不當用兵大至失守小至削弱故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但用之有巧拙與之有逆順也

去不祥之器　佳兵　非君子之器　兵者凶器　恬澹為上

載戢干戈 載櫜弓矢詩

歸馬放牛 書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用也

偃武修文　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不戢將自焚 兵猶火也

武有七德 一曰禁暴二曰戢兵

罷兵 晉書吳平議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山濤盧欽云不宜去武備

何以伐為

孔勸帝偃革尚文 蕭俛穆宗初西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用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為逃

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逋亡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為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蕭俛贊 俛議銷兵寧不野哉當此時河朔雖挈地還天子而悍卒頑夫開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於本業者也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官而俛未有以措置使欲去兵使羣失職一日吽呼其從如市

以兵為戒 李德裕帝既數討叛有功德裕慮怯于武不可戢即奏言曹操破袁紹於官渡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重養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為戒乃可保大功帝嘉納其言

息兵修德 張文瓘拜侍中兼太子賓客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臥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二虜俱事臣恐人不堪弊請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詔可

兵之

為患猶癰也 獨孤及舉高第代宗以左拾遺名既至上疏陳政曰夫療癰者必沫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易不䟦終日之義耶

偃旗息鼓 裴光廷玄宗有事岱宗張說以京師空虛恐夷狄竊發議欲加兵守邉名光廷與謀對曰吐蕃突厥為大贄弊往来願修和好有年矣若遣一使名其大臣使赴行在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来我偃旗息鼓

不韜刃卷鎧 陳少游李希烈陷汴聲言襲江淮少游懼遣叅謀送欵曰豪壽舒廬復事矣既韜刃卷鎧惟君命

包虎戢戈 一掃清天漢包虎戢金戈李白發白馬

歸牛休馬豐稼于野 柳宗元平淮雅

溟澥無波 舒元輿問國庠記今溟澥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

罷鼙 一品集與紇扢可汗書邉陲罷鼙弓矢載櫜

罷柝銷鋒

劉禹錫表終軍誕譎險薄不能以道匡漢主好戰之志視天下之勞若觀蟻之移穴翫而不戚人之死於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諫而又聳踴之已則決起奮怒繼彊越挾淫夫以謀老婦欲蠱奪人之國智不能斷而俱死邉封朓羌馬柳宗元書

邉封朓𩦲佇繼貞觀烈邉封一拒越朓𩦲韓愈詩

師江南野史李昇曰民各生父母安用爭城廣地使之膏血塗于野草乎自握王權至禪位凡數十年止一拒越師蓋不得已而為之

幅裂其旗章鑠鍊其鋒刃元稹策古之所謂銷兵革者非謂幅裂其旗章鑠鍊其鋒刃而已也蓋誠信著於上則忠孝行於下富壽立於內則夷狄和於外夷狄和則邉鄙之兵息富壽立則爭奪之患銷

車甲永藏馬牛勿用烽燧不驚兵戎以息柳宗元表

上和氣遠同罷七旬之干羽仁風溥暢狄六月之車徒柳宗元狀雖被馮

陵不足校劉禕之儀鳳中吐蕃冦邊帝訪侍臣所以置之討之之宜人人異謀禕之獨勸帝夷狄猶禽獸雖被馮陵不足校願戢威紓百姓之急有漆弓百五十斤每發之示無所用王嗣忠傳中

興三十年而兵未戢者將帥養冦藩身也若以亡敗為戒則總干戈者必圖萬全而不決戰李吉甫議張伯儀傳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冦為戒陸贄

疲兵 十二

白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曰傳老師費財師久出為老師勞力竭一以當千振臂一呼創病皆起李陵書兵盡矢窮人無寸鐵漢將失道呼疲兵以當千齊師背城收餘燼而借一困

獸猶鬬 疏勒重圍而井竭耿恭 居延苦戰而矢窮李陵師

老敵殭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 孔疲老韓𣲖曰大王親督精鋭據成臯厲兵秣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當吾堂堂之鋒縛致麾下 勇廢為尫衆失為弱陸贄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尫衆失為弱 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李白古風

縱敵十三

白長寇讎 無畏衆 武不違敵 敵不可縱縱敵患

生 秦伯修德晉其避之寇不可玩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非夫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 莫有鬬志 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軍

既失謀寇將得計聯固吾圉固敵我師狎敵殺渠敵至不擊趙穿曰裹糧坐
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遷延卻退之義七縱諸葛孔明玩寇勞師孔縱以資
敵不如盡坑之李軌舉兵入內苑會薛舉遣兵來侵軌遣將敗之悉虜其衆軌縱還之李贇曰
今力戰而俘又縱以資敵不如盡坑之以時不重得康承訓賊龐勛欲乘勝攻承訓父舉直曰時不
重得願將軍無縱敵時承訓方攻臨渙聞勛計追還兵仗以待勛軍皆市人囂而狂未陣即奔相蹈藉死者四
萬騰檄輒下河間王孝恭拜山南招討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
粲徒食人蠶賊也請坑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由是騰檄所至輒
下留賊作富貴地劉巨容還山南東道節度使巢浮江東巨容追之率十俘八以功遷禮部

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即忘之不如留賊為作富貴地諸將謂然故巢復熾

耀武十四

白觀兵以示威也 示衆晉軍 耀武黷武 佳兵 夫兵者凶器云云見上注 果而勿矜 勝而不美制勝而已不為美也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 阻兵安忍州吁 竊弄凶器啟迪禍階 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武有七德見上 踴躍用兵州吁 好戰必亡主父偃見上注 我武惟揚 陳若林之衆訓如虎之師

驕兵文子曰恃國家之大務人民之衆謂之驕兵驕兵者滅惟甲冑起戎言兵不可易用易用則起寇戎惟干戈省厥躬省審也不可任以非才也且昧善經是生禍兆暴而不戢　謀動干戈於邦內　師必有名善惡之名戎容戎昭　武烈　取威孔耀兵積兆而歸執失思力領突厥扞薛延陀延陀兵十萬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确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攝八百里會吡伽可汗死耀兵積兆而歸　日討金鼓以修志士高駢會二雉雊署寢占者曰軍府將空駢惡之悉出兵營東塘舟二千艘戈甲鎧完銳日討金鼓以修士志　梁遣王景仁將兵七萬擊趙王容乙師于晉晉遣周德威先屯趙州梁兵至于柏鄉趙人告急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德威于石橋晉兵少而景仁

所將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爾其中不足懼也景仁大敗五代史周德威傳

寇戎十五

白伏兵于莽敵剛之義易 自我致寇又誰咎也 擊蒙不利為寇利用禦寇 需于泥致寇至敬慎可以不敗也 惕號暮夜有戎勿恤吉夬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戎祭周禮凡國之大事致民戎祭事也 大故致餘子餘子卿大夫守官大事寇戎也 都宗人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羣臣之壇壇域也 寇戎來征月令 寇不可玩玩則生禍傳 速寇

黄巾　綠林　赤眉　負且乘致寇至　先張之弧易

孔戎狄國之寇于休烈疏寇之來則棄民而相保寇之去則冒賞而稱庸李觀上宰相安邊書今國家一垂控戎累所暴兵兵不問堪將不擇良當守者爭險易當敵者避後先寇之來則棄民而相保寇之去則冒賞而稱庸此所謂戎無却年矣

自度不能留孫樵書田將軍邊事田將軍刺嚴道其戍兵戍吾地自深而疲死者日衆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

攻劫焚燒陸贄奉天赦京畿之内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

軍令從權張曲江集敕張守信書寇戎未滅軍令從權

白孔六帖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五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任兆炯

白孔六帖卷五十七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和戎十一

軍資糧一　轉輸　軍之附

白挈畚以令糧周禮峙乃糗糧無敢不供尚書費誓號不畜也亟戰將饑傳室如懸磬野無青草　盛糇糧晉令諸侯供其資糧屝屨屝草屨也楚莊伐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振發也同食上下無異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　晉荀首如齊逆女宣伯餫諸穀野饋曰餫卜式請半家財以助邊　飛芻輓粟主父偃曰秦使天下飛芻輓粟負海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注引車船飛輓言疾率鍾致石注見上

給饟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海陵之倉枚乘曰轉敖庾之粟不如海陵之倉 羸糧景從羸擔也言如影隨形 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負戈弩于其上羸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選者復其戶注日中謂一日之中刑法志云 僦五致一水運通利後漢虞詡字升卿為五都奮擊差先是運糧艱澀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燒石翦木開漕以人僦直於是水運通利 鄧禹西征糧乏王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 見糧魏志張既曰軍無見糧以敵為資 小斛魏太祖嘗賦廩粟不足私請主者主者曰以小斛足之後軍中言太祖欺眾乃謂主者曰借君死以厭眾乃斬之以徇曰用小斛主者罪之 運者相率杜畿為河東太守魏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相率曰勉之人生有一

死不可負我使府君無一人逃亡得人心也如此

濟河論 鄧艾字士載為尚書郎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乃著濟河論以諭正始中開廣濟渠下達江淮資糧者儲之無水害

濟運糧為最 鄭渾為京兆尹大軍入漢中運糧為最

木牛流馬 蜀志諸葛亮由斜谷道作木牛流馬以運遣人由漢中無逃叛者

斬太守 吳志孫堅字文臺討董卓至南陽太守張資不運軍糧主簿入白堅軍資不具據武功原五丈原

師不宿飽 千里餉運 裹糧稽停義兵堅偽疾資省之遂援劒斬於軍門

泛舟之役 秦輸晉粟 不積九年之儲 吳金之費 備千衣賜式 兵部式給賜者用所在官庫絹布相兼其軍每年得賜者給時服限其賜每年隨庸調預支諸應有知發軍處所司與兵部計會量支當年庸調及脚價留本州便充兵賜又度支式供軍道次州郡庫無物者每年支庸調及

租并脚並納本州如當州不足以餘州應入京庸調便配重衆抉續**軍糧格**倉部格諸處不得擅用兵賜及軍糧縱令要用亦須遞表奏聞**乏軍興律**擅興律諸法軍興者斬故失同注謂軍征討有所調發而稽廢者又不憂軍事者杖一百注謂臨軍征討闕乏細少之物也又應調發雜物供軍事者皆先上言待報注謂給用當從私出者皆是也違者徒一年給與者減一等若事有警急得便調發給與並即上言若不調發給與者並即上言如不調發及不給與者亦徒一年不即上言者各減一等**市租饗士不從中覆**馮唐曰李牧居邊軍市之租皆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故得盡其智能今魏尚云云**庚癸**傳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山曰登首山呼庚癸癸兮則諾注庚西方穀癸北方水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諾傳言吳王不恤士故亡也**閫盧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行費居**

送之食也傳　調兵食晁錯傳曰上方與錯調兵食　仰食棗椹魏志袁紹軍河北軍人仰食棗椹　取給蒲蠃表述淮南云云　漢書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又曰令歲人饑困卒食半菽軍無見糧言士卒食菜半以菽雜之又無見在糧　煮鎧耿恭守疏勒食盡煮鎧弩食其筋　分少李陵為將與士卒絕甘分少　軍食軍儲　病莫能興困而猶鬪　軍無見糧師不宿飽兵不足食　贍軍乾椹魏楊沛孔渠為新鄭長課民備乾椹收勞豆得數千斛後太祖西迎天子將士無糧乃進乾椹太祖大喜之　孔取奇贏千萬贍軍和政公主自兵興財用耗主以貿易取奇贏千萬贍軍　作漕艫轉糧韋挺遣燕州司馬王安德行渠作漕艫轉糧自桑乾

水抵盧思臺行八百里渠塞不可通挺以方苦寒未可進遂下米臺側廥之待凍泮乃運以為解即上言度王師至食且足帝不悅曰兵寧拙速無工遲我明年師出挺乃度他歲運何哉即詔繫時令韋懷賁馳按

陳子昂疏曰今甘州積粟萬計兵少不足以制賦宜益屯兵

處以儉約韓佽遷桂管觀察使時詔置五管監兵盡境賦不足以充其費佽處以儉約遂為制

民貧不忍遽斂宗室國貞加晉絳等州觀察處置使既至糧乏而所儲陳腐民貧不忍遽斂上書以聞

陸贄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陸贄使者請以五要簡官事曰廢兵之冗食

又上言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為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廐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之財則為算室廬貸商人設請榷之

科日日以甚

又上書

陛下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若鋒鏑去留驕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斂馬加斂既殫乃別配之別配不足於是榷筭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于笞箠兆庶嗷然而邑郡不寧矣

又言

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為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真者吞聲罔上者不懲馭衆若此可謂責課虧度也

又言

屯集雖衆無施戰陣虜常橫行以為境無人馬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弊於供億閭井日耗斂求日繁傾家析產榷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衆矣

度支郎中

凡天下邊軍皆有度支之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而會計之以長行皆為準唐六典

率貸 天寶末年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間出江淮陶鋭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貲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通典

轉輸非不勤稽逋有軍令 韓文

獨孤及言 今天下東泊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為無端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以備不虞可於要害之地俾置屯禦悉休其餘以糧儲屝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以減國租半陛下豈持疑於改作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

檄取資糧 穆寧佐鹽鐵轉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逃辠乎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師衆數萬為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閉廩不救欲潰吾兵耶寧曰命寧主糧者敕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糧而寧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光

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抑與公議耳時重其能守官本傳

百姓不知儆運勞鄭珣瑜為河南尹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儆運勞凡全義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詔約者珣瑜輒掛壁不酬至軍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為急公何不報珣瑜曰武士統戎多恃以取求苟以為罪尹宜坐之終不為萬人產沴也

寘財用以給軍興王播帝討淮西切於餽餉播引程异自副异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江淮寘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

兵所藉者食戴叔倫齊映劉滋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安之者莫先於兵兵所藉者食故金穀之司不輕易人

儲貲力給軍興關播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表為判官李靈耀叛少游屯淮上所在盜賊蝟奮播儲貲力給軍興人無愁苦

督運繫道段秀實李嗣業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

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運繁道募士市馬以助軍

聚糧二十萬斛

周寶進涇原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二十萬斛

挾珍走軍

張雄楊行密圍揚州畢師鐸厚齎寶幣啗雄雄連和雄率軍浮海屯東塘是時揚州圍久皮囊革帶食無餘軍中殺人代糧纔千錢聞雄至間道挾珍走軍以銀二斤易斗米逮糠粃以差爲甚

出粟千石濟軍

王行敏傳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賊圍急儲偫空乏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寔人自奮賊乃去

齕木皮鬻紙而食

張巡賊還七月復圍城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而巨發其半餽濮陽濟陰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即叛至是食盡士日賦米一勺齕木皮鬻紙而食纔千餘人皆癯劣不能彀

吏食槐葉藁節

張允濟遷高陽郡丞賊帥王須枝攻郡於是糧屈吏食槐葉藁節無叛者

軍食以饒

盧弘宣徙義武節度使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

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滿直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敕民隨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至秋悉収所貸軍食以饒

轉米峙塞下

鄭克鈞為都官郎中吐蕃圍靈州軍餉匱竭德宗以克鈞為靈夏二州運糧使轉米峙塞下守者遂安

兵食所資在東南

蕭穎士客金陵時盛王為淮南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與宰相崔圓書以為今兵食所資在東南但楚越重山複江自古中原擾則盜先起宜時遣王以捍鎮江淮俄而劉展果反

館饟窮覂

南蠻傳詔徙天下軍高駢領四川節度使乃奏蠻小醜勢易制而蜀道險館饟窮覂今左神策所發長武河東兵多用度繁廣且彼皆扼制羌戎不可以弛備詔乃罷長武等兵

糧賞善者先以給士

李光德宗立受河陽三城鎮遏使糧賞善者先以給士士悅之本傳

自齎糧

令狐彰吐蕃盜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齎糧所過無

秋毫犯

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 劉晏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為諸將有不庭戎虜有侵盜聞我貢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為三利

積穀 陸贄奏議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

若無儲蓄是棄封疆 同上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因多因餽餉不足

不得輒有費用 同上奏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共計汉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則是邊城常貯一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告急上聞宣旨下追則又請貸貯粟所謂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樹楊為諭能不為之嘆惜哉

佛汗 劉元佐守汴或言相國寺佛有汗元佐遽往持金帛以施繼遣其家屬往禮之翌日復起齋場由此

士庶競集輸施甚衆乃令將吏籍其物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所得數十萬盡贍軍國史補

冦鈔饋糧

裴行儉先是冦鈔數為饋糧軍餒死行儉曰以謀制敵可也因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冦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資用空殫

初潤州承王國清亂實易直傾府庫賚軍資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儉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朞則賦物儲足李德裕

廣德問

彊冦未夷民耗斂重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又率戶以給軍糧

先務積穀人無加賦

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冦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陸宣公奏議

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

雖挐兵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

度足唐中償而振晏有勞馬劉晏贊 運糧東馬之路 高適上䟽運糧東馬之鄉之路坐甲無人之

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 劉晏淮南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纊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留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

屯田二

白趙充國計 漢擊先零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奏曰羌易以計破屯田得十二便用兵失十二利云云内無勞費之損外有守禦之備上報曰聽將軍計也

虞詡奏三郡 僕射虞詡上䟽曰雍州厥田惟上沃野千里穀稼殷積書奏帝乃復三郡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内郡計歲一億計

屯田塞羌人之路 曹鳳上言曰西戎為害前世所患其土小𣓃上地腴美又有西海魚鹽之

利設屯田隔絶羌塞交關之路以遏絶狂狡窺欲之源殖穀畜邊省委輸之役乃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後金城長史上官鴻上聞置歸義建威屯三十六部又侯霸海上置東西屯田五部列屯夾河其功埀成羌叛乃罷

曹公許下屯田 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列置田官所在屯積穀

韓浩獨見 魏祖與諸將會議諸將以方今之急務在盡敵浩獨曰方今宜急田租魏祖善之乃大興田以足其軍用

濟河論 鄧艾字士載為尚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之資至壽春艾以田良水火不盡地利宜開河渠積糧通運漕為濟河論以諭指請以淮北淮南各三萬人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也

諸葛亮屯田 亮每以糧少不得展志於是屯武功五丈原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人各安堵也

秦務耕戰

築室反耕 楚圍宋

募屯田 漢武募豪民田受南入粟縣官而受田於都內

孔置屯田

張公謹貞觀初為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

豐州率士屯田

婁師德天授初檢校豐州都督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餽給無轉饟和糴之費

表請屯田太原

竇靜高祖入京師時突厥數為邊患糧道不屬靜乃表請屯田太原以省餽運

息轉漕

王晙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餉衡永晙始築羅郛罷戍卒墾江開屯田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

賦不及民

宗室復鄭滑節度使李融卒代融節度復下令墾營田以廩其軍而賦不及民

陸贄曰

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

以省餽輓

王起以户部尚書判

度支靈武邠寧多曠土奏為營田以省餽輓諸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為三等具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為率有警則以餉兵唐志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餘萬斛同上耕以官兵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即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身上有虞則起為戰卒無事則散為農夫白居易復府兵置屯田故有虞則起為戰卒無事則散為農夫不待徵發而封城有備矣不勞饋餉而軍食自充矣此亦古者尉候之制兵賦之義也可給塞下五城韓愈送韓約序約奏曰得益開田四千頃則盡可以給塞下五城矣田五十頃法當用人七千臣令吏於無事時督習弓矢為戰守備因可以制虜庶幾所謂兵農兼事一務而兩得者也凡軍州邊防鎮守

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唐六典

開屯田 高承簡裴度征蔡奏署牙將蔡平詔析上蔡郾城遂平西平四縣為溵州拜承簡刺史治郾城始開屯田列防庸瀨溵縣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為腴田

墾發屯田五十頃 楊元卿擢涇原渭節度使元卿墾發屯田五十頃屯築高垣牢鍵閉寇至耕者保垣以守居六年涇人德之

墾苑中為營田 杜亞留守東都奏墾苑中為營田可減度支歲廩詔許之

以閑手耕棄地 李元紘是時廢京師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置人閑無役地棄不墾以閑手耕棄地省餽運實軍糧於是人有屯田其為益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不一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即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為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徒為煩費遂止

勸士墾藝 李元諒更節度隴右榴翳榛莽闢美

田數十里勸士犂藝歲入粟菽數十萬斛

募士置屯田

畢諴為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時戍兵常若調饟乏之諴募士置屯田歲收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

穀資賊糧

楊收為杜悰節度府判官蜀有可縣直雋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秔稻或謂悰計興屯田省轉餽以飽邊士悰將從之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也地當蠻衝本非中國人轂西南屯士往耕射姚雋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穰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計耶乃止

擾而無利

嚴郢拜京兆尹宰相楊炎請屯田豐州發關輔民鑿陵陽渠郢習朔邊利病即奏舊屯肥饒地今十不墾一水田甚廣力不及而廢若發二京關輔民浚豐渠營田擾而無利

盡水陸之利

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

師有餘糧

公命屯田師有餘糧　柳宗元興州江運記

屯官敘功

開元間詔

屯官叙功以歳豊畆為上下唐志

犬戎適至則有連阡接畛之兵

大建屯田塞下諸軍儲使令守防之外一切出之於野限人名田復其租入然後因其阡陌制之閭井因其卒伍立之師長固其滕塹以備不虞犬戎適至則有連阡接畛之兵戎騎繞歸則復耰鋤穫耨之事若此則曩時聚食者盡歸於復勤之農矣元稹

官府既建吏胥備設

李翰屯田紀續頌序求天下良才善政以食為首者掌其務屯有都知羣士為之都知有治即邑為之官府既建吏胥備設田有官官有徒野有夫夫有任上下相維如郡縣吉凶相恤如鄉黨有誅賞之政馭其衆有教令之法頒于時此其所以為屯也

疆場日履而人不知

同上金溝封犬牙而不相侵疆場日履而人不知方舟而上以饋師旅此功及於國也登量而入以征稅此德加於人也

寛閒屯田勸士耕種

五代張希崇遷靈武節度

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勸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有

白雀集于高豐屯廩蓋大穰之徵也屯田績頌紀天下屯田

總九百九十二食貨志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田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瘦瘠播殖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褒進詔屯田收多者褒進之上

請用兵三

白請纓終軍請長纓繫單于頸 請命陳計借箸張良借前箸以為籌之 請師史

謀動干戈於邦內語季氏將伐顓臾 以少擊衆李陵請以少擊衆獨當一隊

請瑞 傳曰司馬請瑞以命其徒攻桓氏注瑞發兵之符

孔兵出 杜讓能傳李茂貞守鳳翔自大順後兵寖彊恃有功不奉法朝廷弱弗能制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請以師問罪未報而兵出帝怨其專然不得已從之

范延光 明宗為宣徽南院使明宗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為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夜半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五代史

潞王從珂 為河中節度使重誨以非李氏後必為家患乃欲陰圖之從珂閲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温閉城以叛彥温曰非叛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趍歸朝廷耳從珂走虞鄉馳驅上變明宗疑其事拜彥温絳州刺史以金帶襲衣金鞍賜彥温以誘致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不得已乃遣樂彥稠率兵討之安重誨傳

簿籍四

白簡稽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政其二曰聽師田以簡稽注士卒兵器簿書也稽計也簡閱也合也合計其士卒閱其兵器為之要籍也足以動衆動衆謂師役之事禮尺籍伍符唐馮唐曰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安知尺籍伍符注尺籍以書軍令伍符者軍行士伍伍相保符信事具將帥門赤白囊邴吉馭吏習知邊事警急因驛騎持赤白囊書馭吏因刺取探候之知虜入雲中代郡因白吉也軍書交馭而輻湊羽檄重跡而狎至息夫躬言邊遽乃至吳語遽聞虎符徵兵後漢初禁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公君上疏請立虎符絕詐偽從之孔為四籍兵志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為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

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内弩手六千其制皆制下戶白丁宗下品子彊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為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頗習弩射

不能歲比其籍 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凡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奇乃不能歲比其籍

名隸籍而身居市肆 德宗時白志貞請節度團練觀察使皆出於神策兵既發志貞陰以市人補名隸籍而身居市肆

兵部郎中 判簿及軍戎調遣之名數百官志

作書言城且危 李希烈據汴汴滑副都統劉洽率曲壞李克信軍十餘萬夜入宋州時洽將高彥昭劉昌共嬰壘以守彥昭請援於洽其屬作書言城且危彥昭視曰君輕我耶取紙自為書洽得書喜

曰健將在西吾何憂倚帳作書封常清賊移書平原令太原顏真卿以兵五千防河真卿馳使司兵叅軍事李平入奏常清取平表發視即倚帳作書遺真卿勸堅守書帛內蠟丸叛臣周智光反詔郭子儀密圖之同華路閉詔書不能通乃名子儀增趙縱受口詔書帛內蠟丸間道詣子儀邊書告急陸贄邊書告急方使關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焚矣

邊戍　五

白聊固吾圉罔敵我師匈奴犯邊飛將出塞戎馬南牧漢軍北征徼兵出塞召募從軍漢壘藩營殺左賢虜右校傳烽朔野粹兵樓蘭榆關柳塞晨征鞞鼓夜嚴刁斗洗兵於交河之源飲馬於長城之窟十年老將

萬里疲兵長征鴈塞苦戰漁陽博望之窮河曲定遠之望玉關征隴上戍雲

中將軍重圍守疏勒而井竭都尉深入戰居延而矢窮周伐獫狁至于

太原漢擊單于窮于大漢天子用兵將軍占募將軍不能深入丈夫無乃

淺為疆埸塞垣邊鄙不聳係冠之功安邊之策外鎮中權如或不能安

邊則將馬用彼相保鄣貔虎宣威豺狼滅跡慎固封守疆埸之事慎守其一

而備其不虞險其走集走集邊境壘壁守在四夷天子尊云云思啓封疆

以利社稷或思啓封疆者或縱其暴掠者蕩搖我邊疆封疆之削

何國蹙有疆埸日駭守徼乘塞隋何曰卒云云分晁錯言邊備勸農

力本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賈誼言秦時戍卒謫戍秦以謫發之故曰謫戍漢書欲立威者始於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以為候而出王莽始開邊隙建徼塞起亭燧反為邊害東南一尉西北一候劉歆言漢武帝詔李陵出遮邊障障塞要險處卧鼓邊亭滅烽幽障祭彤匈奴入盜急收入保有捕追者斬李牧居鴈門邊最後漢北羌連入雲中朔方一歲九奔五原太守崔寔整厲士馬嚴烽候羌不敢犯常為邊最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甌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也又云往來界上屯守處疆以周索索法也謂魯衛戎索謂晉近北邊故疆界以戎法恩感蠻夷蜀張嶷為越嶲太守十五年徼詣成都夷

人戀慕扶舉流涕或追尋至蜀郡

乘障 博士狄山與張湯爭和親事山曰和親是兵凶器不可用上作色曰使生居一郡能使虜無入盜乎曰不能曰一縣曰不能曰一障山窮即曰能使山乘障旬日匃奴斬山頭而去

請置郡 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內轉輸滅胡之本也公孫弘以為不可上聽主父言遂立朔方郡

孔賢長城 李勣帝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勞中國築長城以備虜今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長城遠矣

以保封疆 陸贄邊陲之戍以保封疆

邊障安寧 劉昌在邊凡十五年兵械銳新邊障安寧

立戍限 裴識為涇原節度使初將士戍邊或積歲不得還識為立戍限滿者代親七十近戍由是人感悅

請徙京西軍戍原州 元載嘗在西州具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境極于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草薦水甘舊壘存焉比吐蕃毀夷垣墉棄

不居其右則監牧故地巨壍長壕重複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蓺而平凉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戍原州

築横塞軍

郭子儀天寶八載木剌山始築横塞軍及安北都護府詔即軍為使俄苦地偏不可耕徙築永清號天德軍又以使兼太原太守

冰合防秋冰消解戍

今冰合防秋冰消解戍行之已久虜為長然杜牧論邊事

憲宗平淮濆文宗定滄海士不解甲或四五年

昔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周公東征三年不歸想卿等久在戎行必經此役一品集賜石雄書

太原屯集

請發陳許步兵三千人鄭滑步兵三千人且令太原屯集如此邊有警則大同軍政當賊路足應事應如河曲有虞便令取嵐石路渡河亦便況兩道人心忠義徵發不難一年防秋無所損廢臣等詢于物議皆願如此隄防一品制集

吐蕃不敢近青海

哥舒翰會王忠嗣被

罪帝召入朝踰年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譴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詔翰以朔方河東羣牧兵攻吐蕃遂以赤嶺為西塞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 杜甫兵車行

長防萬里秋 同上辛苦三年戍長防萬里秋

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 陸贄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

今之邊戍勢弱氣消 同上兵以氣與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蓬斷草枯凛若霜晨 李華弔古戰場文浩浩乎平沙無垠敻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枯凛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亡羣亭長告余曰此

古戰場也

戍卒六

白戍申楊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戍許采薇遣戍役也　及瓜之期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遂作亂勤戍五年天子曰勤戍五年予一人無日忘之卒更　踐更　過更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貧者欲顧更錢者出次直雇者用二千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律謂繇戍雖丞相子亦在調不可自行各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為過更漢初因秦後改有謫乃戍邊謫戍注見上秦發閭左戍卒居閭之後盡發之婁敬戍隴西脫

輓輅一人横鹿車前二人輓之一人推武帝時女子乘亭障王褒引成詔

卒治河者著外徭六月著謂著於簿籍律戍邊一歲書罷若有急當留六月以卒治河之勞雖役月近得同外徭六月

繇戍孔失於太繁陸贄為翰林學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今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屯戍失於太繁也

陸贄又言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為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内廐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餘見軍資糧門

闌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彊蕃勁虜則慴駭褫魄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關中百物阜殷士休温飽比諸邊隅不啻天地闌絕塞荒陬則辛酸動容聆彊蕃勁虜則慴駭褫魄又使去

親族捨園廬甘所率酸抗所慴駭將冀為用不亦疏乎
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
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顒待飼師一挫
傷則乘其危撓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
棄城鎮以搖疆場
其弊豈特無益哉
列屯北邊
郭子儀九年入朝對延英
帝與語吐蕃方彊慷慨至
流涕退上書曰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賊四
之二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惟陛下制勝力非不足但
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於
諸道料精卒滿五萬者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
春秋存問家室
李勉遣戍兵常視其資糧春
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
應龍城
哥舒翰事
見邊戍門
請以所部為天子戍隴
劉濰為瀛洲刺史請以所部為
天子戍隴發其兵千五百馳歸
京師無一卒敢違
令者德宗甚寵之
困獸當猛虎窮魚餌鯨
李白
古風
不習

山川之險（哭厥序：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杜甫兵車行）被邊長鎮之兵（陸贄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考服役則勞察能敵則勇然衣廩止於當身又為家室所分常居凍餒而關東戍士歲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廩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懸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車詭為奏請逐隸神策者廩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興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臣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廩責關內河東募用蓄夏子弟願傳軍者給馬其一以所輸資糧給近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

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

戍卒

驕顧家屬不欲去 盧鈞拜節度詔義興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携家人以觀戍卒驕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李文矩為帥鈞倉卒奔路城文矩投地僵仆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即相與謝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鈞請徐爽其變而使者不發須報時戍人已去路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騎載兵夜趍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

戎狄七

白憬彼匪人 桀驁荒獷 夷禮 傳曰疆以戎索法索

也戎狄之法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被髮左衽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　昊為封豕長虵　裔不謀夏　夷不亂華異俗　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蠻夷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其事雖異各自足也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食無火化飲其血茹其毛無絲麻衣其羽皮狄之廣莫狄地之廣絶也殊方異類種別羣分蠻陬夷落譯道而通　鳥獸之氓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無知

之俗李陵書曰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天之驕子匈奴自稱要荒之服

南蠻　西戎　東夷　北狄自相猓雜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粒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集洎聲教朔南來王　豺狼戎狄豺狼不可厭也狄固貪惏　不式王命　魏絳和戎錫歌鐘之半惠公謂戎諸戎四岳之裔冑無是翦棄拜戎不暇　春秋內諸侯而外夷狄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公羊美齊桓救中國攘夷狄卒帖楚注帖服也象胥通譯語者也重譯史舌人象胥款塞來朝漢宣時呼韓耶單于款五原塞請朝明年正月有司

議先京師後夷狄宜在諸侯王下蕭望之云宜以客禮待之故其位在諸侯王之上

賈人與市渾邪王來朝賈人與市坐死者汲黯曰文吏繩以闌出財物邊關以徵文殺無知者尚不許注律胡不得持兵器及錢出關也

大月氏本行國也逐水草居

賈誼五餌賜車服以懷目珍味以懷口音樂婦人以懷耳高堂邃宇懷其腹降者親酌而手食之以懷其心也

羈縻司馬相如牧夷狄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龍城蹛林單于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數蹛音帶蹛繞三林也

日上戊巳單于俗日上戊巳

常乘月盛舉兵月虧退兵

解編髮削左衽而蒙化終軍言南越

鼻飲以鼻飲言與禽獸無異

單于置諸部王為郡縣偵邏耳目

冄服

後漢陳禪云帝王之庭不宜陳夷狄樂引夾谷會仲尼誅侏儒云云陳忠云古者四夷陳於門非鄭衛之樂禪訕朝政左遷

因亂撫綏匈奴大亂議者皆曰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蕭望之曰是幸災也宜遣使即問救其災患如復其位必猶臣服此德之盛也上乃從之

優復夷人後漢版楯蠻夷者秦昭王有白虎害人於秦蜀巴漢境募能殺者賞邑萬家閭中夷人作白竹弩射殺人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勿筭殺人得以贖死

迎名王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軍二萬乘迎之縣官無錢從人貰馬人或匿馬馬不具上欲斬長安令汲黯曰云云何騷動天下者乎

徙戎論晉江統應元作徙戎論以四海之衆豈須戎虜在內然後取足哉皆宜申論發遣帝不能用未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

孔賓靜上書曰夷狄窮則搏噬飽則羣聚

不可以刑法繩仁義教也衣食仰給不恃耕桑今損有為之民資無知之虜得之無益於治失之不害於化

房玄齡疏曰邊夷荒遠不足待以仁義責以常禮古者以勢羈縻之必絕其類恐獸窮則搏苟救其死

以馬羊準盛衰元璹貞觀三年復使突厥還言夷狄以馬羊準盛衰今厥六畜不蕃人色若菜米肉飯粟化為血不三年必亡無幾突厥果敗

陳子昂上言臣恐將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其機機動則禍結

動又疏曰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掎角亡叛惟金山諸蕃共為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

代有雄桀上戎狄代有雄桀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遣散衆將係興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

枝葉李大亮上言欲綏遠者必自近中國天下本根四夷猶枝葉也殘本根厚枝葉而求

安未之有也

謂中國為仙宸帝所

裴矩帝在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踵至調帝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曳錦縠珥合琲者十餘萬詒百官都人列繒樓幔閣夾道被服光麗廛邸皆供帳池酒林胾譯長縱蠻夷與民貿易在所令邀飲食相娛樂蠻夷咨嗟謂中國為仙宸帝所

水草為居討獵為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

陸贄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將數敗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弊曰以水草為居討獵為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而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

綏服

韋臯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初東蠻地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閣羅鳳西結吐蕃狙勢彊弱為患臯能綏服之故戰有功

重夷輕漢

契苾何力與李大亮薛萬徹萬鈞討吐谷渾於赤水川兵還帝責謂其故

何力且言萬鈞敗狀帝怒將解其官授何力何力曰以臣而解萬鈞官恐四夷聞者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益多又夷狄無知謂漢皆然非示遠之義帝重其言乃止

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

柳渾渾瑊與吐蕃會平凉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慮患渾議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蓋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

屢乞和

李晟結贊屢乞和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

世世為國一犬

思摩帥衆渡河牙於故定襄城遣使謝曰蒙恩立為落長寶望世世為國一犬守吠天子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入朝

班固謂其來慕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君子

非所以接禽獸夷狄

也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聖人飲食聲樂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漢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今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此秦皇漢武之所為也狄仁傑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景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大臣不能奪契丹怒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為孫而不可為臣且晉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它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瑩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敕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敵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德光責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召喬瑩質其前言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搜出所藏書延廣乃服五代史漢氏習玩驕虜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飽豺狼

以良肉而縱其獵噬也

控弦且百萬 突厥阿史那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師都李軌王世充等倔起虎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未有也

驅戎狄攻豺狼 賀魯冠延州發府兵三萬合回紇騎五萬擊之駱引義獻計曰願發射脾處月處密契苾等兵齎一月食急趨之大軍住憑洛水上為之景助此驅戎狄攻豺狼

殊裔絶域 褚遂良帝欲自討遼東遂良固勸無行一不勝師必再興再興為忿兵兵忿者勝負不可必帝然可會李勣抵其計帝意遂决東遂良懼上言臣請譬諸身兩京腹心也四境手足也殊裔絶域殆非支體所屬高麗王陛下所立莫離支殺之討其逆夷其地固不可失但遣一二謹將付銳兵千萬翔槍雲翮唾手可取

上策 郭正一劉審禮與吐蕃戰青海大敗高宗召羣臣問所以制戎正一曰吐蕃曠年梗冦師數出

坐費糧貲近討則喪威深入則不得其巢穴今上策莫如少募兵且明烽候勿事侵擾須數年之遲力有餘人思戰一舉可破矣帝納之

羌情狼顧

蘇頲吐蕃盜邊諸將數敗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頲復上言今吐蕃遣渠領千犯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尊為之敵雖朝鼎夕砧未足以誇四夷臣恐羌情狼顧牽連北敵聞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也

吐蕃遣使請尋盟

李吉甫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

禮讓行于殊俗則佛戾者化

韋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酋領苴那時稍以王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皐上言禮讓行于殊俗則佛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

可氈裘冒頓之裔徐齊聃咸亨初詔突厥酋長子弟得事東宮齊聃上書諫以為氈裘冒頓之裔解髮削衽使在左右非所謂恭謹威儀以近有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之義

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五代四夷附錄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遷徙有君長部號而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彊弓毒矢彊弱相并國地小大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

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盛衰雖常置之治外而覊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謹哉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强為中國患三代玁狁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强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一十八而契丹最盛

嚴

尤三策臣以為一可采也侵逼則驅而遠之遁逃則守而備之此帝王御戎狄之要經靖邊之大略也裴垍賢良策回紇九姓回紇北盡磧口三百里悉有九姓地九姓者曰藥羅葛曰胡咄葛曰啒羅勿曰貊歌息紇曰阿勿嘀曰葛薩曰斛嗢素曰藥勿葛曰奚邪勿藥羅葛回紇姓也貊謡衆猥欸巴語相咿嚘韓愈聯句貴貨易士于休烈吐蕃金城公主請文籍休烈曰狄固貪婪貴貨易士止可錫以錦綵厚以金玉無足所求以資其智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突厥序諸耶為姓其先塞上人多以騎獵為業羌人三十輩於大山中見飛鳥甚衆頡頡於一谷中衆羌就觀之見一小兒纔二歲以來衆鳥銜果實而飼之衆羌異之遂収而遞養之長求姓衆之人共育得大遂以諸耶為姓朱耶者訛也南部新書滅扶餘高句麗出自扶餘氏有朱象孫莫來滅杖

餘都城壞温彥博曰遼東同為箕子之國漢之玄都郡耳魏晉以前近提封之地唐會要時發兵戍踈勤四鎮狄仁傑諫詩人矜薄伐於太原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而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今乃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足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伏見國家右戍四鎮左屯安東杅軸空匱轉輸不絕昔漢元帝納賈捐之之謀而罷珠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棄車師至貞觀中克平九姓拜李司摩為可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亡固存之義不見納虜陣横北荒胡星燿精芒羽書速驚電烽火晝連光單于四平蕩種落自奔亡李白薊門行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苞飯趁虛人柳宗元柳州峒氓海俗衣猶卉山夷髻不鬟同上南蠻坦綽遣使者王保成等四十人齎縲信書遺節

度使牛叢欲假道入朝請聰蜀王故殿叢因責之曰詔王之祖六詔最小蠻也天子錄其勤合六詔為一俾附庸成都名之以國許子弟入太學使習華風今乃自絕王命且蛇雀犬馬猶能報德王乃不如蟲鳥乎

自

古夷狄服叛 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夷狄則必因其強弱世宗取瀛漢定三關兵不血刃不幸世宗遇疾功志不就然瀛漢三關遂得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五代史

鮮卑 其居曰尼嚕古穆稜穆稜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為鮮卑之遺種

八部 其部族之大者曰達呼哩氏後分為八部其一曰達爾扎部二曰伊斯理部三曰舍理部四曰諾爾威部五曰頗摩部六曰訥古濟部七曰濟勒錦部八曰實袞部部部之長統大人而常推一人建旗鼓以統八部

馭夷狄以權 賀魯傳駱弘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

賀魯保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來宜乘此一舉滅之

安巴堅

其部大人約尼次立約尼不任事選於其衆以安巴堅代之安巴堅亦不知其何部人也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欒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安巴堅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

自號天皇王

至安巴堅稍并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克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横帳地名為姓曰錫里錫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往來射獵

人無定居

陳女真善射多牛鹿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為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糜為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

衣冉麫木

宋璟

遺愛碑文身鑿齒被髮儋耳衣卉麪木巢山館水種落異俗而化齊張說駃騠之生擒超千里一品集賜嗢沒斯王制駃騠之生擒超千里鷹隼之摯氣厲九秋顧削衽以圖全同上生戴斗之鄉精誠貫日負射鵰之藝氣自凌雲顧削衽以圖全且橐弓而俟命能入朝仍疏魏爵同上授歷支特以下官制昔徐盧款塞即授漢封能入朝仍疏魏爵今則解其被毳縈以影纓居寒露之野同上與紇扢可汗書生戴斗之鄉居寒露之野降精斗極雄漠朔以為君禀耀旄頭分天街而建國同上與黠戛斯書龍沙以北部落牛毛褚遂良戎虜之性驟往倏來敗不恥奔服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鳥散蘇頲諫穹廬賢於城郭瓚蜀美於章紱薛登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

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魏元忠涉河而北履海而西宇宙絕徼羌戎全區亦不可得而制可斥而遠之李覯

威信及外夷八 柔遠附

白段會宗漢書會宗為西域都護西域敬其威信三年更書還後復為都護諸國子弟郊迎及卒諸國發哀立祠班超後漢護西域五十餘國得遠夷之和陳龜世習邊俗鮮卑不敢近塞上疏請誅梁冀知不免不食而死西域為舉哀弔祭其墓鄧訓後漢為護羌校尉迷吾欲脅月支訓擁護之羌胡恥病死輒以刀自刺訓聞其病重禁不與刀使治之愈者非一死父母死恥哭及訓卒號哭以刀割面殺其馬曰鄧使君死我曹亦俱死耳羌人望風李膺為度遼將軍羌人望風懾服先畧男女悉還塞下過

塚號泣祭遵卒匈奴朝賀過塚拜謁號泣 刑以威四夷 懷遠以德

柔遠能邇 蠻夷率服 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舜周

禮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四夷也 致方貢致遠物也 達之以節

還生口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羌既和親而南郡猶掠單于謂漢欺之欲犯塞宜還生口以安定之羣臣議曰不可許衣安字邵公獨曰還之是以邊人得安上從安議

獻長吏後漢張奐為屬國都尉羌豪感恩上馬二十疋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受之召主簿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還之羌性貪而貴清威化大行

又田豫國讓先甲素吏史等遺牛馬輒送入官胡乃密懷金三十斤避左右曰見公貧故遺牛馬公輒送官今密奉此金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胡

去後悉付外上狀詔褒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云云

歲使相攻 後漢祭彤次卿為遼東太守偏何邑落歸義願自效彤曰當斬匈奴首來乃為信偏何遂繫之後歲歲相攻

孔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 房玄齡疏曰高麗歷代逋命莫克窮討陛下責其弑逆身自將六軍征荒裔不旬日拔遼東虜獲數十萬殘衆孽君縮氣不敢息可謂功倍前世矣

羌不盜塞 王忠嗣節度朔方羌不敢盜塞

感恩 柳公綽為河東節度北有沙陀部勇武喜闘為九姓六州所畏公綽召其酋朱耶執宜其妻母來太原者令夫人飲食問遺之沙陀感恩故悉力保鄣

存以大信示以優恩 前代代叛皆須先論文誥儻未柔服則當臨以兵威古人云明其有罪敵乃可服緣党項自鄜坊種落實蕃其間皆有良善豈敢盡為暴況北有殘虜西有犬戎使其貳心終成邊隙切要存以大信示以優恩撫納不悛然

加顯戮便須擒盡惡黨永絶禍根如此則朝廷誅之有名彼亦無怨贊皇一品集皇風所覃含識革面薛登相與犇走朝闕之不暇元稹代論淮西書蠻夷懾竄戎臣震揚相與犇走朝闕之不暇

犯邊九

白豺狼無厭蜂蠆有毒邊塵夕起文選代馬南牧　蠻夷猾夏周禍也注猾亂狄固貪惏王又啓之蠻夷戎狄不式王命侵攻王畧棄背我盟誓蕩搖我邊疆以荐食上國　夷德無厭　疆埸之患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遣將帥以

守衛中國　四夷交侵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捷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夷狄也刑以威四夷　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傳　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嚮沙漠方叔南征荆蠻詩人歌之列於雅充國西伐先零詞臣美之著於頌　周伐獫狁至于太原漢擊匈奴遠窮大漠侵軼羽書朝飛烽火夕警不與漢馬田豫國讓持節護烏丸鮮卑等十部共要誓不得以馬與中國豫以戎狄為一非利乃先搆離之使為讎敵相攻代也　孔歲苦邊裴矩時突厥數盗邊高約遣使約西突厥連和突厥因請婚帝曰彼勢與我絶緩急不可為用奈何矩曰然北地方熾歲苦邊若權順許

以示外援須我完實吏議之帝然其計

窺犯亭障

魏知古會造金仙玉真觀諫曰突厥於中國為患自久其人非可以禮義誠信約也雖遣使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彊則驕逆月滿騎肥乘中國饑虛講親際會窺犯亭障復何以防之

數犯

史憲忠會昌中築三原城吐蕃因之數犯拜憲忠涇原節度使以怖其侵

吐蕃冠邊

劉禕之儀鳳中吐蕃冠邊帝訪侍臣所以置之討之之宜人人異謀禕之獨勸帝夷狄猶禽獸雖被馮陵不足校顧戢戚紓百姓之急帝納其言

刼饋轂以焚舟殺輅車

而閉道

兎伏鳥飛為戎虜之耳目狼心梟響作郊畿之殘賊比以回鶻未殄吐蕃正彊且須羈縻未可重擲於是邊疆日駭種類歲繁每至勁弓折膠重馬免乳以魁健之質張忿鷙之兇劫饋轂以焚舟殺輅車而閉道杜牧賀平党項表

鳥散山谷蟻聚塞垣

贊皇一品集請鹽州屯集党項狀党項日

知惡稔朝廷將欲翦除必恐轉自不安更懷姦計出師則鳥散山谷兵則蟻聚塞垣日來漸成邊患望賜王昭劉士幹詔及其屯集未散速令攻討

秣騎內侵 蘇頲傳吐蕃盜邊諸將數敗竅盜張秣騎內侵

北有強寇覷邊 南有夷獠騷徼張說疏

犯我王畧 一旦蠻生犯我王畧實靜上書

風高馬肥而肆侵軼 回鶻傳李絳奏北狄貪沒惟利是視北進馬規直再歲不至豈厭繒帛利哉殆欲風高馬肥而肆侵軼故外攘內備必煩朝廷

狙候中國 鄭覃吐蕃在邊狙候中國

北風振漠邊兵伺便 李華弔古戰場文北風振漠胡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命賤利鏃穿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

向化十

白周室息兆伐之師南人絶南牧之馬以服事諸夏撫有蠻夷柔服率服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脩其教不易其俗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呼韓朝漢思稟正朔樂率貢職俗變國風法遵王度夷邸槀街長安中戎夷邸歛衽魏闕周書曰武王旣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慕化而通也太保用訓于王曰惟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旅獒制單于以係頸賈誼羈勁越以長纓終軍並見文選雖負驕子之名敢廢外臣之禮羈縻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而已邊鄙不聳要荒底寧非我求於四夷惟爾歸於一德

彼欽皇風服事諸夏我慎明伐守在四夷勿絕　咸賓　請入朝漢時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黄龍以來單于來朝中國必有大故帝由是難之問公卿公卿亦以為虛府庫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揚雄上書曰國家雖費不可以自畀天子召還使報書許來賜雄帛五十疋金十斤　單于朝從人數故事單于朝名王已下及從者二百餘人

單于又上書言蒙天子神靈民人盛壯願發五百人入朝以明盛德上許之　罷塞漢元以王嬙賜單于單于歡甚願保塞請罷邊塞休民議者云可許唯侯應為不可上詔勿議罷塞也　孔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魏徵帝納之不疑于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　高昌等二十七國謁道左裴矩帝有事常山西方來助者十餘國矩遣人說高昌伊吾等啗以

厚利使入朝帝西巡燕支山高昌等二十七國謁道左皆使佩金玉服錦罽奏樂歌舞令士女盛飾縱亘數里示中國彊富

四夷稽服柳宗元貞符曰四夷稽服

願得稽首聖顏以部落附安西永為外臣處木昆匐延闕律啜等諸部皆上書願得稽首聖顏以部落附安西永為外臣

外臣許之

殊類稽顙羣疑革心柳宗元柳州賀破東平

咸稱天子神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羣趨咸稱天子神往古不得俱柳宗元高昌詩

不期而趨闕下楊炎鳳翔紀聖德頌巢山駕海之羣狼纛烏章之名不期而趨闕下者四十有三萬

委命下吏同上平胡頌丹穴之賮孤竹之君金罽括羽委命下吏

執玉而朝靈囿解編而拜甘泉鄭亞會昌一品集序宗英可汗獻琛輸賮越自絕域通于本朝文畢士伯之裔呼韓鹿蠡之師或執玉而朝靈囿或解編

而拜誓心向闕一品集謝示嗢沒斯冠帶圖故得誓心
甘泉向闕稽首歸忠自獻刑馬之書仍酌留
犂之七旬之格同上不勞六月之冠帶入朝一品集專
酒師坐俟七旬之格號名王結
髮冠帶入朝贊昆詩列既平同上異域歸忠傳序書載
稽首疑驛來獻率服美大舜之功詩列既
平顯周宣之德漢宣帝絶域慕義之心所冀聖明柔遠
亦單于慕義稽首來朝之德高于百王
絶域慕義之心傳于千古贊于休
皇一品制集進朝貢圖序漸以詩書陶以聲教烈冠
今求哀啓顙許其降也漸以服改氈罽語習楚夏薛登
詩書陶以聲教斯可致也曰伏
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被奬遇黃金為鵝以獻
官戎秩步釁門服改氈罽語習楚夏
吐蕃謂疆雄曰贊丈夫曰普帝代遠還使録東贊上書
曰陛下定四方日月所照並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

禮天子自將度遼隳城陷陣指日凱旋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鵝猶鴈也臣謹治黃金為鵝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三斛二十二年來獻俘 鼠無夜動鵶變好音 柳宗元狀 泥孰立 帝詔劉善持節冊號泥孰遣使謝晏於兩儀殿謂無忘曰今蠻夷率服古亦云乎 解辮削衽 田歸道突厥默啜請和武后詔將軍閻知微冊可汗號持節往默啜又遣使謝知微過諸道即與緋袍銀帶因表使者即到請備禮廷賜歸道諫曰虜背恵且積年今悔過入朝解辮削衽宜待天吉而知微擅賜使朝廷何以加之宜敕初服須天子命后從焉 款關 韓琬上言往吏狄款關今軍屯積年 請和贄魚膠 唐史頡利 唐之德大矣際天所覆悉臣而屬之薄海內外 無不州縣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來未有以過之至荒區君長待唐璽纛乃能國一為不賓隨輒夷縛故蠻琛夷寶踵相逮于

庭唐契丹贊

和戎十一

白蠻夷欣戴 戎狄率服事之以皮幣結之以婚姻 魏絳請和諸戎曰和戎有五利焉 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四也遠至邇安五也以兵伐則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賜女樂 晉侯賜魏絳女樂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故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臣何力之有 和親侯 後漢封王歙為和親侯 樊噲請以十萬兵橫行匈奴中 季布曰噲可斬也 武帝詔求可使絕域者 傳曰始修戎好

也隱二年會戎于潛和親之謀始於婁敬漢婁敬曰匈奴未可以武服宜以長公主妻之生子則為漢外孫外孫為單于豈與大父亢禮哉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約王恢習邊事以為和親不過數歲使入蕃賜物令雜令諸官人緣使諸色行人請賜訖停行並却徵已發五百里外停徵已造衣裳聽兼納東至高麗南至真臘西至波斯吐蕃及堅昆都督北至突厥契丹靺鞨並為入蕃餘為絕域漢通西南夷史唐蒙已畧夜郎因發巴蜀廣漢卒通南夷道時笮笮之君聞南夷與漢通得賞多願內屬請隸為臣妾上使司馬相如持節以幣賂西南夷使畧定西夷笮笮除邊關通笮還報天子大悅之蜀布筇竹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蜀布杖筇竹此其去蜀不遠矣令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又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難天子發使四道並出賜官爵賚融

言莎車王賢事漢誠款宜加位號乃因來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燉煌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詔書收還都護印綬賜大將軍印綬使不肯易奪之賢由是始恨

孔勝而後和威德兩全 封倫突厥冦太原且遣使和親帝問計羣臣咸請許之可紓戰倫曰不然彼有輕中國心謂我不能戰若乘其怠擊之勢必勝而後和威德兩全今雖不戰後必復來臣以為擊之便

自言和親無狀 定安公主下嫁回鶻崇德可汗至京師詔神策軍四百具鹵簿羣臣班迓主乘輅謁憲穆二室欷歔流涕退詣光順門易服褫冠鎮待罪自言和親無狀 帝使中人勞慰復冠鎮乃入

請以宗女嫁叱吉設 裴矩以始畢可汗衆漸盛建請以宗女嫁叱吉設建為南面可汗分其勢叱吉不敢受始畢聞之稍怨望

禦戎守信為上 牛僧孺進門下侍郎洪文館大學士是時吐蕃請和約弛兵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劍南

於是李德裕上言韋皐經畧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
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羣臣
大議請如李德裕策僧孺持不可曰吐蕃縣地萬里失
一維州無害其彊今修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且中
國禦戎守信為上應敵次之彼來責曰何故失信贊普
牧馬蔚茹川若東襲隴阪以騎綴回中不三日抵咸陽
橋則京師戒嚴是雖得百維州何益帝乃然之
頡利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本傳
紓歲月之禍突厥序和親非久安計而為之者以天下初定紓歲月之禍耳皇室淑
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同上夫貢子女方物臣僕
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
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
約為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御烝母報子從其汙俗
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别也婉冶之姿毀節

異類垢辱甚矣同上晉人若兵乃遣開封府將軍張暉假供奉官告和于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舒嚕嘗謂晉人曰南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漢兒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五代四夷附錄突厥遣使請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彊則驕逆月滿騎肥乘中國饑虛講親際會窺犯亭障復何以防之魏知古傳窣請講和張說始為相時帝欲事吐蕃說窣請講和以休息郭塞與連和○突厥阿史那始畢可汗咄吉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靜往聘與連和不許和親毗伽可汗默棘連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扈封畢厚宴賜遣之然卒不許和親毗伽不敢迎契苾何力帝詔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許薛延陀尚主因求何力乃得還公主行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

無戲言既許之叵柰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詣靈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下必攜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狠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叛外攜不戰而擒矣帝然毗伽不敢迎悒不得志恚而死

遺錦綵結歡　郭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子儀以數十騎出免冑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忘忠誼而至是邪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歡誓好如初

歲給金帛妻之以女　五代呂琦契丹數求和琦因言方今之勢不如與契丹通和如漢故事歲給金帛妻之以女廢帝大喜他日以琦等語問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大以為非因誦社稷依明主安危託婦人之詩以誚琦

舅甥和好　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杜甫詩

近聞**詭辭結歡**　回鶻遣將詭辭結歡潛伺邊隙公密賂其下盡得陰謀李德裕幽州紀功碑

思往來之績垂不臣之姻李觀上宰相安邊書切覩北狄和親帝女下嫁實國家思往來之績垂不臣之姻然閫蒸然且數貪惏無厭

何待結約張曲江集勑贊普書先代公主既是舅生今日公主即為子壻如是重姻何待結約遇事足以相信隨情足以相親

似恃姻好之情一品集賜可汗等書雖云隨逐水草動皆逼近城栅遥揣深意似恃姻好之情每覩縱由實懷馳突之計

代結姻好同上賜背叛回鶻書我國家與卿等本國代結姻好久為親鄰協德同心嘗為諸侯所羨故得邊候不聳封疆晏然

良由孟樂同上授回鶻內帝相詔昔戎狄請和良由孟樂呼韓帥服始自秩宗

白孔六帖卷五十七